

冰 蕻 餘 生 記

冊

下

說部叢書

第三集第二編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新 譯 社 會 小 說

俠女破奸記

劉幼新譯 二角五分

倫敦有貧女某。儲於書記待聘

公司。久之。知該公司爲亂黨機

關。利用貧女以濟惡。非能介紹

書記者。乃設種種方法。破其奸

謀。鉤心鬪角。爾詐我虞。有五花

八門之妙。譯筆亦文從字順。書

凡八節。每節一事。自具首尾。合

之爲長篇。分之爲短篇。於閱者

尤便利焉。

新 譯 偵 探 小 說

假 跛 人

汪德禕編 一角五分

書記紐約盜黨賄

通富商之僕。喬裝

跛人。竊富商珠寶

鉅萬。旋以分贓不

均。自相衝突。偵探

利用之。乃得破獲。

情節頗曲折。亦偵

探案之佳者。

完 全 華 商

上海 各埠 商務印書館 發行

新教育
譯小說
苦兒流浪記

三冊
八角

此書原著者為**法國文豪**愛克脫麥羅氏譯者

為吳縣**包公毅**先生別署**天笑**先生文名

噪海外所有譯著一經出版往往不脛而走有口皆

碑先生既譯是書自謂其原書內容與畏廬**林先**

生所譯之塊肉餘生述**同工異曲**於男女學

校少年諸子人格修養上良多裨益現在英德俄日

均有譯本世界流行可達**百萬部**然則是書之

價值可以想見况復經包先生以**生花之妙筆**

寫**痛苦之事情**曲曲傳神面面俱到乎讀是書

者與其視為小說毋寧**視為文學讀本**

中華民國五年五月再版

(冰蘖餘生記二冊)

(每部定價大洋伍角)

原著者 法國勒東路易

譯述者 雙石軒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
商務印書館

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
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谿
吳興安慶蕪湖蚌埠南昌袁州九江漢口

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

武昌長沙寶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福州
廈門廣州潮州汕頭澳門香港桂林
梧州雲南貴陽哈爾濱新嘉坡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第十六章

去評低海村落數百步。有一小徑。通一大澤。夜半澤邊草際有人聚語。中一人。旭宗也。旭宗曰。爾等未見主僕二人過此乎。衆曰。未也。曰。我計程誤耶。伯瑟包穆西何尙未返。衆曰。彼兩人或較吾輩爲幸。竟有所獲乎。旭宗曰。吾亦有厚望焉。今且待之。一小時後。旭宗起曰。我已聞足音。其一曰。我見兩人影從橋上來。當係彼等還報矣。已而伯瑟及包穆西兩人狂奔而至。旭宗曰。消息如何。包穆西喘息曰。我等幸甚。曰。何說也。曰。兩騎客投宿於聖恩端逆旅。吾儕適在其中。細審其容貌。與首領所告者。略無差忒。其一高而瘦。一短而肥。高者主而短者僕。僕袖有銀緣飾之。明晨五時。渠等取道巴黎矣。旭宗曰。爾乃無術探其名姓。爾曰。僕名馬利。與逆旅主人稔。渠來往巴黎。曾兩次投宿也。旭宗曰。是矣。謝爾等勤勞。更歷數時。我且告君以吾儕所應行之事。吾人所懷之希望能遂與否。

正在此數小時決之。諸君不棄。悉力助我。前途乃大有濟。諸君今安睡矣。我爲守夜。時至醒爾等也。衆人乃藉草睡。包穆西告伯瑟曰。燭雞子佳也。伯瑟曰。美哉。逆旅主婦也。我與包君道晚安矣。旭宗負手徐行。默計將來之局。忽憶受育於沙伯福時。持躬接物。勇而有信。仁而愛人。心地光明。無兇頑奸欺之念。彼時雖有名利之見。然求之有道。乃出於正當之途。今何爲者。豺狼其性。鬼蜮其謀。晝伏夜行。大非人類。倘沙伯福靈爽有知。能不含怒於地下。思至此不覺悚然自疚。幾欲棄同伴而逃。旣又轉念曰。我生何罪。乃見棄於父母。饑寒箠楚。過童時之光陰。是我墜地之初。世卽不以人類視我。及從軍數載。舍身爲國。積有微勞。復爲無恥者攘竊以去。反坐死刑。是我於成人之際。世又不以人類視我。子然一身。形影相弔。茫茫大地。知我者僅有沙伯福一人。使沙伯福能長在吾前。或能培吾善性。剷我惡根。乃中年殉國。棄此孤兒。天之遇我。亦至酷矣。今舉世

不以人類視我。我亦何爲以人類視世人。禽鳥相搏。虎豹相噬。彼蒼亦聽其自爲生滅而已。況垂成之業。乃以一念棄之。不已愚乎。言已狂笑。倏聞村中禮拜堂鐘聲。報四時矣。旭宗乃醒其同伴。宣言曰。吾友聽之。吾儕欲舉大事。須先厚黨中之勢力。而吾黨數十年締造之基。數十人培之而不足者。幾敗於蒲得盧一人之手。今欲重整吾軍。凡諸障礙。必力除之。君等果決勇敢之心。固能勝此重任。然寥寥數子。力薄難支。當招集貧民以成勁旅。際此水旱凶荒之歲。若能以金錢號召失所之徒。則全國人口之半。且盡入於吾黨。然此巨資何自而得。君等若樂爲之。今晨日出之時。此資入吾手矣。衆曰。何爲乃能有此。旭宗曰。我先以一言問君等。今有人焉。力鋤南省販私之同類。至繫累其妻孥。籍沒其財產。吾人若以武力刦去其囊橐。是合理否。衆曰。爲同志復仇。胡靳吾力。旭宗曰。君等識階加炎公爵乎。衆曰。識之。是死葛尼之夫者。旭宗曰。公爵雖謀略過人。

然年事已老。必不能以一人精力。去此蔓延全國之鹽梟。是蓋有助之者。如其姪階加炎侯爵。此次往南方諸省。嚴治私販。同類慘遭刑戮者。不知凡幾。計其籍沒所得之富。蓋可知矣。侯爵自矜其能。行將歸謁其叔。平分所獲之資。數分鐘後。此英武少年。將與其僕並馬過此橋矣。吾人以私販爲生。原非劫盜。然不得不不要此少年於路。而責其行爲之過當也。包穆西問曰。首領何從得此消息。旭宗曰。爾等可勿問其詳。及我以何術探之。然事乃至確。爾等後當自知。於是衆呼曰。吾儕前矣。阻其來路。旭宗曰。吾人以步敵騎。當以計取。不可以力敵。少年若見吾衆之多。或鞭馬疾馳。掠吾人而過。或返轡入村。求援於衆。則事敗矣。包穆西在橋上偵來騎。忽呼曰。備之。君等不聞蹄鐵之聲乎。旭宗令曰。衆皆隱身澤畔。橋欄不高。可攀而上也。衆如命屏息以待。伯瑟欲隨衆行。旭宗曰。止。乃力按伯瑟橫臥於地。伯瑟曰。此何爲者。旭宗曰。聽爾首領命。否則黨有常刑。爾

且哭泣呼援。矯作中途墜馬。腿傷不能動者。爾喻吾意乎。伯瑟矐目無答。已而馬蹄聲近。旭宗曰。縱爾號聲。勿瘖爾口。言畢。自投澤中。伯瑟見來騎漸迫。思欲奔避。則畏旭宗之威力。橫臥不動。復恐馬足之蹂躪。乃引吭狂號。以止二客。曹子聞聲。勒馬問曰。若何事至此。伯瑟泣曰。君馬幸勿傷吾身。曰。馬已止。毋慮也。伯瑟曰。君之同伴。方縱轡疾馳。吾死矣乎。曹子迴面示意於馬利。馬利亦止。曹子告之曰。有人當路臥。哀號不絕。子可下騎問之。馬利則下馬。顧而叱曰。爾乃何故阻吾儕去路。伯瑟嗚咽曰。不知也。馬利曰。異哉。爾不知耶。胡臥於此。伯瑟方憶旭宗之言。乃告以墜馬傷腿。馬利問曹子曰。主人將如何者。曹子曰。不能委之於路。當引之於最近之村。以求醫也。曰。渠已不良於行。奈何。曹子曰。扶而置諸鞍。爾引馬步行可也。伯瑟閉目內愧。自思如此善人。我乃給之。良心安在。因出旭宗之命。乃不得不爾。馬利告伯瑟曰。我且挾君上馬。君忍痛行矣。曹子

曰。吾當相助爲理。令傷者或少苦也。言畢下馬。旭宗隱蘆中。橋上問答之詞。一入耳。知所待之時至矣。乃命衆曰。出衆人一躍。攀橋闌而上。二人鞭馬。馬逸。從之。餘衆皆秉鎗而前。曹子拔劍曰。賊奴速退。伯瑟乘諸人紛擾之際。聳身而起。却立於橋下。包穆西曰。勳爵勿怒。吾儕久諗君之行爲。君此次到南方何事。可得聞乎。曹子叱曰。儻何言者。我殊不解。包穆西曰。此處非勳爵示威之地。慎之。吾曹之彈至矣。我今有問於君。君此行經馬賽及蒙比黎。窮治私販。所得乃不貲耶。君爲階加炎公爵之姪乎。曹子舉劍趨包穆西曰。我固爲公爵之姪。爾出言荒誕無倫。欲何爲者。旭宗曰。死之。勿多言。衆鎗齊發。曹子身受數彈立顛於地。馬利見其主被戕。狀如獷虎。以刃刺一盜之胸。盜立死。而馬利亦飲彈矣。似此一場慘劇。爲時曾不及二十秒鐘。包穆西問旭宗曰。爾何故不待吾言之畢。少年雖無狀。然氣頗和平。或能聽吾黨之請求。不必以武力從事。旭宗曰。或

如爾言。然爲同類復仇。於理亦得。旭宗乃顧衆人曰。今速畢吾事。於是檢二人行篋。其一實以紙幣。一則滿貯金圓。旭宗命曰。爾曹可平分此金。紙幣則暫存於我。爲同黨公儲之款。非敢據爲己有也。銷除橋上血跡。移衆屍於蘆中火之。爾等可回聖恩帖巷宅中。靜待後命矣。因語伯瑟曰。我甚喜君能。今所到之處。且攜爾同行。伯瑟曰。更何事者。旭宗曰。第隨吾往。伯瑟意良不欲。勉承其命。兩人並騎取道巴黎。過一岡阜。旭宗立馬回望。見煙焰漫空。澤中火起。乃指都城。狂笑言曰。富貴權勢。不能以懷仁蹈義得之。今乃以剽劫行爲。償平生之奢望。人世之事。不亦甚可哀乎。彼驕貴之魯意。鄙我爲窮民者。今且無幸矣。雖然。旭宗爾固如何。恐爾亦終無幸也。

第十七章

曹子遇害之日。其午後階加炎公爵偕魯意坐談室中。而四少年亦翩然而至。

魯意自前日晤旭宗於園次。驚疑不定。歸乃病作。偃臥經日。此時憑窗遠矚。若有所盼。公爵顧而言曰。尙未來乎。魯意微頰曰。彼若不如期到者。中途防有事變。公爵曰。是誠過慮。以艦長之英武。能出生入死於西班牙彈雨之中。數日旅程。顧未能自衛耶。女曰。兒亦祝其行路安也。乃返身而坐。亨利子爵突入曰。我歸幸不後時。言畢喘息不已。女曰。兄何爲者。匆迫至此。亨利曰。妹忘今日爲何日乎。昨宵吾王賜宴羣臣。兄居侍衛之職。執戟而立於殿陛。因稽留至二十四時。茲受代而歸。深恐後時。不及倒屣以迎曹子也。魯意對四少年曰。我家有客將臨。數日以來。人事倥傯。我竟忘奉告矣。吾兄所稱曹子者。度諸君未識其人。因詳述滂石穀之家世。及曹子平生之歷史。四人者含笑聽之。然其心中則滋不寧。魯意笑而復言曰。滂石穀曹子當不諗都城之俗尙。及官府之節文。彼生於柏東省濱海之地。長則奉職於水師。狎風濤而不驚。臨大敵而不怵。苟有暇

時。不過置身樓櫓之間。凝視此淼無際涯之大海而已。以此推之。曹子當具孤僻之性。而無紛華之念。其言語態度。當大異於久居輦轂廣事交遊之貴族少年。他日諸君相見。必能以氣誼相重。而勿拘牽於習尙禮文。反多閼隔也。四少年同聲曰。姑娘之友。亦吾友也。吾曹當歡迎曹子先生矣。亨利默念彼等言。甘心寧無伎。他日必深恨曹子遠來。乃攬其心愛之人而去。觀吾妹近日情狀。其精神乃全注曹子之身。彼等待至六閱月之久。不能得吾妹一諾者。恐曹子能以至短之時光。取吾妹心坎之深情。而與之相印也。亨利思至此。忽呼曰。我聞馬蹄之聲。抵廣庭矣。乃趨向窗前。啓幕俯視曰。來矣。已下騎矣。後者爲僕。前行主也。魯意曰。兄尙識曹子乎。魯意因隨其兄憑窗以望。亨利曰。彼方背此窗。與其僕言。然相其背。已隱約得之。公爵曰。亨利何不往迎來客。乃在此指手畫腳。殊乖禮數。亨利曰。微父命。兒幾忘之。遂狂奔而去。甫及室門。僕入報曰。勳位滂

石穀曹子先生來見。一頎頎男子。立於門次。舉目顧室中諸人。少停其步。男子衣天青鵝絨之衣。胸次露襯服。金繡交錯。冠履華美。腰懸寶劍。劍柄以珍珠鑽石嵌之。額廣而隆。目閃閃如電。方口微鬚。唇絳而容色黯淡。是蓋旭宗飾曹子而來也。方將入門。適與亨利面。亨利遽以手擁之曰。曹子來乎。久別八年。我方疑爾葬身於鯨鯢之腹。或留滯於烟瘴之鄉。爾乃澄清寰海之波。而從容至此也。今當與吾儕歡聚多時。不遽別矣。旭宗微笑曰。亨利吾弟。勿持我太急。我肩上傷痕。未全愈也。亨利曰。誠然。西班牙之彈所致。我幾忘之。公爵曰。親愛之曹子。得毋訝亨利頑劣如昔。絕無長進乎。旭宗曰。吾弟中懷坦蕩。率真任性。固良士也。乃與公爵鞠躬致敬。公爵與之握手。並引見四少年。具道其姓名。次及魯意之前。曰。吾姪當憶此童時之女友。八年光陰。凡百變易。當日在我家時。螻髮垂額。愁狀可掬。而今日相見。已成一英勇無匹之少年。老夫當如何開慰。旭宗

曰。亡父在日。欲其兒練習水師學識。因命我設誓。年未滿二十四歲者。不得登陸。職是之故。遂與親戚契闊。然我未嘗一日忘長者及弟妹也。私心自冀。能再來君家。續舊日之歡踪。話童時之情味。良爲樂事。且長者尙未知海上生涯之苦。寄命礮火之中。放眼風濤而外。日復一日。年復一年。初無佳況。當日在君家時。荷長者優容。追隨弟妹。奔馳於沙磧。攀躋於危巖。曾無虛日。時而扁舟入海。遇颶風而夷然。興趣正復不淺。不知弟妹尙憶此境乎。復面魯意曰。妹今長成如許。我不當以小字相呼矣。魯意頰顏曰。往事殊不忘也。公爵曰。述及茲事。老人尙有餘悸。當時正不知爾兩人何由出險耳。旭宗曰。天相吾曹。幸而不死。我在艦中。每念及此。覺人問何地非險。因打破生死之關。故臨陣之際。奮不顧身。敵艦之數。雖十倍於我者。亦無所畏怯。今到君家。則又覺海戰之時。種種危險。等諸夢幻泡影矣。魯意聞言。嘉曹子之勇。爲之動容。從前兩小無猜之心。漸墜

於情網而不自覺。因從容言曰。兄今可久住吾家矣。曰。和約旣成。相聚當非旦夕。曰。我深望吾國無復戰爭之事也。旭宗至此。面有驕矜之色。自思此前倨後恭之女郎。今當永屬於我。無自脫之日矣。四少年旁觀魯意形容。微喻其意。默然無言。亨利顧四少年以告旭宗曰。是與我家往來最諗之四友。皆精於劍術。以善戰聞者。君他日有事。可引以爲援。吾儕六人。足敵一旅矣。旭宗曰。我若今晨得遇諸君。定收臂助之力。而吾之忠僕馬利將不至喪身矣。魯意駭曰。馬利非六日以前。將命而來者乎。旭宗曰。然。此勇敢之百夫長。曾事亡父數十年。身歷百餘戰。且復忠於鄙人。今晨不幸飲彈死矣。公爵曰。然則中途乃被刦乎。曰。破曉之時。去評低海村落僅數百武。盜出於途。約十人。手各執鎗。倉卒中馬利不及自防。中彈而斃。我縱鎗射盜。卽鞭馬疾馳。幸而脫險。及至覺朋借警兵二十名追之。而盜已遠颺。第見蘆葦被火。餘焰未息。焦骸三具。一爲馬利。二則羣

盜中受彈者。我今方欲與馬利復仇。深望諸君之助我也。四少年曰。數日以來。吾儕亦正留心於盜匪之事。言之令人無歡。魯意微嘆曰。險哉此行也。於是亨利引旭宗往就別室。旭宗曰。亨利吾弟。多歡顏而無愁苦。令人深羨。亨利曰。人生行樂耳。鬱鬱奚爲。兄其隨我行乎。兩人乃相將而出。門外一人衣深黃之衣。飾以銅鈕。矗立不動。亨利先行。適觸其身。怒而叱之。旣乃審其面。面目臃腫無度。不覺大笑曰。我平生未嘗見此種狀貌。其兄之僕耶。有此俊僕。是足以賀。此狀乃大類田中束藁爲人。以驚鳥雀者。旭宗曰。馬利旣死。中途不暇選擇。覺朋逆旅主人。代覓此僕。我卽受之。亨利乃引旭宗到園中。指小軒曰。此乃備以待君者。草草陳設。殊未完備。今當肆筵以款佳客。並召樂工侑酒。君更衣小憩。當再奉迓。言畢匆匆而去。旭宗獨坐。環顧一室。供具皆華美。圖畫羅列。玩好雜陳。中有中國彩磁琺瑯之盤盃。光彩絢目。室外長廊。四圍幃以琉瓈。中列熱帶所

產花草。芬芳觸鼻。旭宗含笑自思。階加炎魯意。對於曹子之愛情。乃與年俱長矣。吾身至此。既加以滂石穀曹子之名。誰復能斥其僞者。嗟乎。曹子與旭宗。本無軒輊。徒以閱閱不同。遂令吾兩人界一鴻溝。以爲之別。今我力平此溝。合而一之。雖有後患。吾無恤矣。思至此。門啓。僕入。旭宗返顧曰。伯瑟爾有何言。伯瑟曰。所欲言者多矣。曰。趣言之。伯瑟以手引圓榻之背。似欲就坐。旭宗作勢止之。曰。伯瑟爾尙憶當日誓言。聽命於首領。不敢稍忤否。伯瑟曰。此五日前事也。胡能忘之。曰。然則爾當知。今在此宅。我爲滂石穀曹子。爾則僕也。伯瑟曰。觀此服飾。我自知之。旭宗曰。善。爾之應對進退。皆如僕之於主人然。勿令宅內之人。知爾我乃有祕密關係。倘因爾出言不慎。或舉止失儀。致人疑我非曹子真面者。我當誅爾。與蒲得盧同。伯瑟面無人色。聳其肩曰。是至險之職務也。自今我不能安枕矣。世界多難防之事。我又愚戇。恐不免有無心之過。請爾許我告辭可

乎。旭宗曰。爾乃妄懷去志。我亦安能任爾而行。須知爾有祕密之任在身。非死不能脫我羈。蓋私販之組織。曹子之假託。二事爾均與知。焉能去我。伯瑟我爲爾計。不如服從吾命。勿怠勿忽也。伯瑟徐言曰。我悟矣。今既無以自脫。惟有謹聽君言。以稱爾恭順無違之僕役。言畢。垂手待立。續言曰。在此宅內。凡有問答。均諱君之名。一則曰勳位。再則曰勳位。如是者必不至敗君密計。旭宗欣然曰。相我者爾也。如是則善矣。伯瑟曰。我尙有言。五日以來。未見吾友。勳位其許我暫出乎。曰可。曰。今晨勳位趣我就途。不得與同伴平分所得之金。今乃囊無一錢也。旭宗取紙幣授之曰。此爲三月傭資。今先與爾矣。伯瑟張目曰。十八千利卜乎。一中之產矣。謹謝勳位。伯瑟去後。旭宗自言曰。伏處大澤之中。知吾祕事者。尙有十人。終爲後患。他日無需此輩者。且當以吾力去之。

第十八章

旭宗進階加炎公爵之第。主賓歡洽無間。魯意亦情款日深。而光陰如駛。忽忽三月矣。四少年一夕同出。蒙面具立於輿。渠士坦灘上。去聖美橙橋二十步而遙。是時殘暑未收。鬱熱猶甚。而四人尙御及膝之外衣。腰間佩長劍。丹馬禮拜堂鐘。已報十一時。其中一人容止躁急。似有待而未至者。低聲語同伴曰。甲麥駝誤耶。彼或不來矣。甲麥駝曰。關馬我固不誤。彼人必來。此一星期中。我以著名偵探號鐵繩者。詗察彼之舉動。每夜十時至十二時之間。必來此處。叩南向之小扉而入。未嘗有間。鐵繩捷如猿獠。聳身上短垣。伏窺樓中情狀。乃見曹子擁一美婦人坐談。必其外婦也。海如曰。探人隱祕。似非吾曹磊落男子所爲。甲麥駝曰。無傷也。吾儕與魯意友。事有損於魯意者。情誼所在。當代防之。曹子若負魯意。吾儕必發其私。關馬曰。甲麥駝言當。甲麥駝曰。此人之來。乃絕吾儕希冀之念。聞八日之後。彼與魯意成婚矣。亞柏合曰。此人舉止。大不類貴族之人。

其目光閃爍。言詞支飾。時露其兇狡之象。以我度之。彼殆生於窮薄者。不得與吾儕比也。甲麥駝曰。吾友過矣。以家世驕人。於理無當。曹子乃階加炎。僅存之戚屬。且爲魯意童時之小友。卽公爵舍吾屬。而壻曹子。勢所必至。初無可訾議者。疎不問親。吾曹何敢遽存缺望。特以舍一身之幸福。讓之於人。而此受讓者。究爲何等之人。果能無負魯意之情愫。及公爵之寵待與否。則吾輩所亟欲知之也。關馬曰。偵者所得之情狀。則曹子爲負心人矣。甲麥駝曰。勿聲。來矣。四人引身隱於牆隅。一男子自聖美橙橋來。右旋至奧渠士坦灘上。過四人之前而不覺。果停趾於甲麥駝所指之小扉。甲麥駝微語曰。是矣。其叩門之法。與衆異也。已而男子乃四扣其扉。兩兩相續。關馬躡足而前。欲觀啓門者之容貌。男子微聞履聲。返顧見人影。自語曰。得毋爲我來乎。當有以處此矣。旋俯身入門。門乃復闔。甲麥駝顧關馬曰。君誠鹵莽。令彼得見吾輩。益詭祕其行蹤。偵之滋不

易也。關馬曰：我固欲其知之。昏夜窺探，意欲何爲？若彼已覺來者爲吾輩，遽相責問，則我與曹子方將於化日光天之下，一決雄雌，不亦善乎？甲麥駝哂曰：此乃空言，不能徵諸實事。吾輩若與曹子啓釁，公爵及魯意將謂我何哉？海如曰：甲麥駝言至中理，力敵不如智取。甲麥駝曰：吾儕勿縱談此事，妨途人屬耳也。且君等竟忘亨利之約乎？衆曰：否。十二時方開宴也。甲麥駝曰：亨利得此外婦，匿不見人，已數月矣。今夜忽引吾儕到其外宅，何也？亞柏合曰：諺所謂己之所寶，不以告友朋者，妨被盜也。甲麥駝曰：亨利意別有在，乃向階加炎公爵之第，而行牆隅有人影隱隱而動，已而追躡四少年之後，其情狀詭異，且爲數夥也。

第十九章

四少年於奧渠士坦灘上所遇之人，閱者可不問而知爲旭宗矣。旭宗旣被推爲販私首領，黨中勢力日益雄厚，然能識旭宗之面，進而與旭宗談者，則十六

人而已。十六人者。皆舊時同侶。敬愛旭宗。奉命承志。無敢或違者也。旭宗深慮窟穴爲邏者所得。而又雅愛麥海秧。常欲與之把晤。乃遷其母女二人於新居。而舊宅則專爲囤積私鹽。施發號令之所。如是卽有調察旭宗者。第知其有外婦。初不料其爲惡黨首領也。是夜旭宗見有人蹤跡而至。知禍發在眉睫。稍有不慎。則前功盡廢。入門時頗含怒容。葛尼闖其扉。挽旭宗之臂曰。君以何日爲亡夫復仇。手刃此階加炎公爵。旭宗曰。我曾告爾。在此八日之後。葛尼曰。幸速圖之。旭宗不答。旋問曰。包穆西來乎。曰來矣。渠每夜到此。傳爾命令於同伴。未嘗一日間也。曰。趣召之。已而包穆西至。問曰。今夜有緊急之令乎。曰有之。頃有人伺於此宅左右。其爲數當係四人。彼等見我入此宅矣。若不速絕其偵察舉動。則吾黨必且無幸。爾今所備人數若何。曰。二十二入。皆我所統轄者。本擬今夜輪鹽於某地也。旭宗曰。善。可置此事。以二十二入往追偵我者。包穆西仰而

視曰。倘追及之。當以武力懲之乎。旭宗曰。須知此數人者。其勢力所至。乃能毀吾黨之生命。處置之輕重。爾自酌之。包穆西曰。知之矣。我且率徒侶。奮力爲之。旭宗曰。尙有一言。若四人已去。必取道於階加炎之第。曰。吾不令其得脫也。包穆西遂去。旭宗沈思半晌。自言曰。凡世界惡人。如投身旋渦之中。愈旋愈下。旣行一惡。弗能止也。且將厲行衆惡。以掩前迹。於此稍一退縮。則適足以喪身。此我今日所處之地也。今必殺此四人。舍此無良策矣。言畢登樓。麥海秧立於簾次。見旭宗舉手挽其頸。曰。來何晚也。我常爲爾憂慮。似此昏夜冒險之生涯。必有一日置君於危地。何不舍茲私販之業。竄身荒裔。更圖自立之地。則爾我永永雙棲。無虞事變。世界之大。不敢謂無第二人愛君如我者。然君與我既有夙昔之緣。得我長侍左右。亦聊可慰藉餘生。且君已墜落於稔惡之途。世人知者。誰復親君。若我則罪犯遺孤。其生世正復與君相類。以君爲偶。乃似天作之合。

君獨不能借我逃乎。言畢。引旭宗於短榻之次。按之使坐。且以絨茵置其足下。旭宗喟然長嘆曰。天乎。爾乃有先見之明。我儕已臨危地矣。麥海秧瞪目直視曰。何也。曰。今夜有四人伺我於門外。見我入此宅也。麥海秧挺身而立。旭宗之前。一若有人來取旭宗。而以己身翼蔽之者。旋問曰。彼等是否公府之人。寧將追縱入室。獲君以去乎。旭宗笑握其手曰。何遽至是。我已命包穆西率衆要之於路矣。若包穆西力拙。不能去此四人者。則爾我前途之險。殊不可測。爾須先離此宅矣。麥海秧曰。我自隨時可行。君若命我立去者。我亦不待整裝也。旭宗曰。數小時之後。我當知此等險象。能否化而爲夷。爾姑設備作男子驕客之妝。須知我既託名曹子。則旭宗之蹤跡。當隱祕不令人知。然我之於爾。不忍忽然舍去。故每日必來此間。正恐有人窺伺。則瓜蔓牽連。我之真相。將被人覷破矣。麥海秧驚曰。天乎。君若爲我來此。或遇變於中途。我心亦復何忍。何如速謀遠

徒搏搏大地。何處不足以藏吾身。顧乃自樹仇敵。以取煩憂。不亦惑乎。旭宗曰。爾自虛怯。思慮過當。我所言者。特先爲防敵之計。萬一大患將臨。我心自有主宰。事勢之來。卽至難若登天。我亦能仰攀帝座。麥海秧須信我也。麥海秧曰。信之。旭宗曰。凡爲吾友者。其性情須能類我。勇者鎮懾其心。則臨險無懼。麥海秧旣稱爲吾愛。不應遇事張皇也。我今去矣。向曉時當復來也。麥海秧曰。何妨少待。君在吾側。則我之神魂安謐。盡忘人世之苦。至爾長日外出。則中心震越失度。若大禍之將降。不復能見爾者。且慮爾別有所歡。終將棄我也。旭宗笑曰。爾癩發矣。我之愛爾。發於心坎。歷久不磨。蓋爾之身世。無一不與我相同。因此乃愈堅吾愛。彼階加炎府中有女如雲。非吾所愛。乃吾仇也。吾特以權術愚弄之。爲吾儕小民吐氣。一旦所圖旣得。飄然遠引。使彼等貴族世家。作當頭之棒喝。其沮喪當如何者。今者時迫矣。幸勿挽我。事之成敗。所爭正在寸晷。明宵我必

得間。且與爾爲長夜聚也。麥海秧乃送旭宗於門次。旭宗疾行過聖波禮拜堂。聞左近有人聲鎗聲格鬪聲。旭宗自語曰。包穆西若能成事。則增爾罪惡。當無叛我時矣。乃繞道避之。及到公爵之府。從園中側門入。亨利在園次。蹀躞往來。見旭宗曰。爾來乎。旭宗曰。亨利不能責我後時。君不聞禮拜堂報十二時之鐘聲。尙未止乎。亨利曰。我不責君。彼四子何往者。旭宗曰。未知也。亨利曰。夜宴定十二時有半。彼更不來。吾外婦將不悅矣。明日令吾妹責此爽約少年也。

第二十章

包穆西奉旭宗命。乃疾趨向巴律酒肆。肆在伯利街之隅。乃匪類叢聚之所。肆中食室。視道路且低三密達。勢如地窟。包穆西入門。歷階而下。有據案獨酌者。包穆西以手招之。曰。倫瓊來。其人趨而前。包穆西曰。速集伙伴。待我於此。有至急事。倫瓊乃遍告其伍。於是朋聚而飲者。各償酒直而出。包穆西承衆人整備。

之際。趨向麥海秧居宅之旁。覘敵所在。隱約見四人緩步前行。包穆西曰。嘻。彼乃類上流社會人。雖然。旭宗之命。不可違也。乃俟其行至聖美橙橋上。返身疾奔。至巴律酒肆之門。其衆已集。包穆西告倫瓊曰。率十人直趨捷徑。於闍黎巷及聖恩端巷之交。以迎吾儕。行路有四少年。吾黨之敵也。必經此巷。爾等阻其前。勿縱他去。倫瓊曰。諾。乃率隊行。包穆西則偕其餘衆。躡四少年之後。步伐相距。約在二十步以外。甲麥駝兩次迴顧。初以爲偶然同出一途耳。既及鄧蒲街。包穆西計與倫瓊所率之隊近矣。乃與衆疾行。甲麥駝告其友曰。後來之人。大似有意追吾輩者。衆人曰。姑俟其來前。備之可也。甲麥駝驚曰。殆矣。當吾前者。亦有一隊。其人數與在後者略似。相距亦二十餘步。彼等必爲我來者。行且合圍。見困於垓心矣。得毋爲勳爵滂石穀設此阱乎。忽聞後面胡哨聲。前者應之。兩隊愈迫。圍乃漸合。關馬曰。吾友拔劍禦之。甲麥駝舉目四矚。知己近聖恩端。

巷時居宅盡閉其戶。夜色沈沈。僅有一酒肆。尙留飲客。燈光從窗罅出。肆旁爲一巨宅。垣墉高峻。不與酒肆之牆平列。突出街心數尺。甲麥駝乃以劍指牆隅。告關馬曰。毋令合圍。進而負牆與鬪。衆從其言。包穆西乃列陣迫之。兩隊爲二十人。包穆西顧同伴曰。火。甲麥駝語三人曰。俯伏於地。已而煙焰迷漫。但見四黑影倏俯倏仰。而鎗彈多越四少年頭上而過。唯關馬伏地稍緩。彈傷其肩。包穆西見一擊不中。甚怒。而衆鎗之彈俱發。忽酒肆門啓。一男子佩劍出。手黑木之挺。兩端飾以象牙。蓋巡警之長也。後隨六卒。警長呼曰。誰敢藐法殺人於路。六卒拔劍而進。包穆西宣言曰。我衆彼寡。勿畏也。然怯者頗有退志。四少年乃突圍而出。警卒皆發鎗。路人聞警皆集。二十人者乃呼嘯而散。包穆西亦自遠避。警卒追之。四少年相顧曰。吾儕俱無恙乎。關馬曰。僕肩受微傷。然不爲害。皆曰。敬謝彼蒼。甲麥駝曰。亦當謝此警吏。倘不得其援。匪終不退。吾曹其能免乎。

是時警卒追奔弗及而返。甲麥駝乃前致詞曰。蒙諸君援吾儕於險。感且無似。僕等與警務總監有素。當以諸君功績達於總監。願留名姓。且言所希望之目的。期以報命也。警長曰。聆勳位褒獎之辭。鄙人曷勝榮幸。僕擢任今職。爲時無多。未有殊勳。何敢妄冀。但得長一分局。於生平之願足矣。僕名多利司。爲察丁尼人也。甲麥駝以囊金授警長曰。巡士等勞苦。且以此酬之。聊爲轟飲之資。吾儕行矣。四人乃相率而去。

第二十一章

四少年到階加炎之第。入園次。亨利與旭宗正散步樹間。亨利左顧右盼。焦急異常。及見四人前來。怒之曰。君等從天而降乎。胡爲後期一時。無信至是。令我不能不加譙讓。吾國禮俗。令一婦人久候男客者。殊爲背理。且肴饌過時。恐不適口。惟君等任其咎矣。甲麥駝曰。亨利之言畢乎。吾儕蓋有以自解也。亨利曰。

君等有過。率不肯自承。勿費辭矣。甲麥駝曰。亨利請詳觀吾輩之情狀。亨利未答。甲麥駝曰。君不見吾儕冠服破裂。而血痕狼籍乎。關馬曰。我肩上傷痕尙未合也。亨利卽而視之。因駭曰。君等乃與人決鬪乎。衆曰。頃道行近聖恩端巷。忽遇盜匪二十餘人。前後相迫。竟作一場血戰。是以來遲。吾曹無心啓釁。橫逆之來。殊出意外。大似指名相索。欲得我曹而甘心者。言畢以目視旭宗。旭宗曰。此殆椎埋剽掠之徒。見君等衣服麗都。乃思有所篡取耳。關馬曰。豈其然乎。甲麥駝曰。吾乃不知其何心。至其來勢兇猛。前後合圍。不發一言。鎗刃俱下。我曹得脫。實出萬幸。亨利顧乃見責吾儕背約乎。亨利曰。今更率兵追之何如。衆曰。盜去已遠。深巷中只見燈光明滅。何處窮其蹤跡乎。亨利曰。君等乃大類古代之武士。其勇敢殊非今人所及。卽以吾兄曹子爲當世英雄。亦當欽佩君等之膽力。旭宗聞亨利指己爲證。乃作贊詞曰。以四人敵二十餘名之盜。軍器又不相

侔。乃能獲勝而回。實足令人傾服。甲麥駝曰。吾儕不當匿人勞績。以炫己之長。所以能出險者。實賴警吏聞聲而至。盜乃羣竄。旭宗曰。是誠難逢之幸事。關馬曰。吾曹此後所履之險。恐不止此也。亨利曰。吾儕且赴夜宴。藉杯酒以澆此胸中之塊磊。吾女友玫瑰聞之。必能恕君等來遲之罪。吾儕行矣。勿遷延也。甲麥駝曰。焉能不易服而往。亨利曰。若再濡滯者。雞聲且報曉矣。不待易服。請逕行也。甲麥駝曰。可也。然關馬創尙未合。需人裹之。亨利曰。可命玫瑰爲君裹創。關馬曰。瀆君之友。是何可者。我且去。僅五分鐘來耳。言畢。乃先行。五人亦出。旭宗目送關馬。疑懷莫釋。衆人行至法意安街。關馬已返。乃同過馬海路瓠瓜街。經小巷。到一宅前。亨利舍正門而向宅東小門。探衣出鑰。門啓。引客入。循長廊行。遂抵小廳事。告客曰。諸君小憩。我爲諸君先容。且告來遲之故。旋入前室。室內位置楚楚。中央設長案。刀七杯盤。名花美果。咸列以待。一婦人年約二十。斜倚

繡榻之上。烏雲低縮。媚眼盈盈。責亨利曰。來何遲也。亨利攜其腕親之曰。是非我之過。亦非客之過。客乃被盜要於路。力戰乃脫。我不允客易服。卽以戰時狼藉之衣來與夜宴。足以徵信於爾也。亨利乃出。引客入室。相見禮畢。客乃簡舉其詞述被盜事。玫瑰則引客遍觀其所居。關馬曰。亨利從何處得此屋。精潔迺爾。亨利曰。呂笙教士爲我購之。此屋之舊主人。却有一段歷史。亦呂笙告我者。吾儕且入坐長談可乎。衆乃就坐。侍者以肴炙進。亨利曰。此屋之建。距今垂三十年矣。屋主人爲前王從兄弟。貴族中流品最下者。當其少年時。恃權怙勢。浪遊略無顧忌。此屋曾爲藏嬌之所。其外婦不下數十人。旋得旋棄。其最後一外婦。乃卽此間而刺之。幾至於死。然此人至今尙在。至以糴賤販貴爲業。與小民爭錙銖之利也。海如曰。嘻。此老愈趨愈下矣。衆問亨利曰。君知其名乎。亨利曰。是蕩白立公爵葛實唐也。旭宗聞言心動。亨利復曰。公爵被刺之後。宅乃久曠。

貧者不能辦重賞。富者則視爲不祥。公爵託呂笙覓售主。二十年來幾無過問者。我乃以賤價得之。略施修飾。今則煥然一新矣。甲麥駝曰。君何獨不懼凶宅。亨利曰。凶者其人。宅何足慮。且公爵雖被刺。今尙健在。當不慮其生魂在此爲祟也。關馬曰。事誠巧矣。衆曰。何謂也。關馬曰。吾父曾目擊其事。常舉以告我。以示炯戒。我今能述當時酒座之中。此婦與公爵爭論之言詞。行刺之情狀。及婦之名姓容貌。詳悉不遺。衆曰。請述之。關馬曰。人世傷心之事。言無歡。且俟終食可乎。衆乃御食。坐間靜肅無譁。若有所懾而不敢肆者。宴畢徹席。侍者以茗進。關馬乃燃菸言曰。吾父少年時。與蕩白立公爵。爲尋常酌酢之友。蕩白立奉朝命往西班牙之前一日。與吾父會飲話別於此室。是爲一千六百九十七年一月四日事也。因詳述是夜安朋行刺之顛末。旭宗凝神靜聽。而中懷突兀。一时有無限淒感。然深幸得此端倪。覺將來之希望。或由此一線微光。引身而至於

正大光明之境。俟關馬言畢。乃問曰。此母子二人後復如何者。關馬曰。蹤跡渺然。無人留意及此也。旭宗曰。然似此棄婦孽子。人間常有之事。何足勞人顧念也。關馬注視旭宗者久。於是更漏漸闌。衆客乃不歡而散。

第二十二章

旭宗同亨利返階加炎之第。入室後。乃更衣佩刀。息燈復出。反鍵其扉。越園中鐵闌而去。疾步至奧渠士坦灘上。叩麥海秧之宅。葛尼方理行具。長夜未睡。啓扉納旭宗。旭宗問曰。已戒行乎。葛尼曰。備矣。彼方待君也。請旭宗告我。吾女此行。能不遇險否。老人心滋戚也。旭宗曰。此爲豫防之計。保無他變。無爲麥海秧慮也。言畢。不待老人後言。逕行入廳事。一人垂首喪氣。閉目而坐。聞旭宗入。乃起立。忸怩言曰。首領來乎。旭宗曰。包穆西勿多言。我盡知之。爾乃無勇之徒。更有事者。我當躬任之。不勞爾曹矣。今事局蕃變。當速防之。且往廐中引良馬三

匹。整轡以待。包穆西羞慚無地。奉命而退。旭宗登樓。入麥海秧寢室。麥海秧已易男子裝。顧旭宗曰。我已待發多時。吾儕此去。危機得幸免否。旭宗曰。吾見事早。豫爲之防。可無礙也。麥海秧曰。有君在。我死且無畏。未來之險。良不足言。旭宗曰。爾誠有丈夫之風。或因喬裝而增爾膽力。竟忘己身之爲女子乎。麥海秧笑曰。情愛之力所致也。旭宗曰。累爾奔波。當能見諒。吾儕在馬上。可兩三時也。麥海秧方有所思。未答旭宗之言。少須乃問曰。君匿我於鄉僻。爲日幾何。遷徙無妨。顧獨居可慮耳。旭宗曰。時僅八日。爾可復入城矣。且在此八日內。我當四次就視爾也。麥海秧曰。若是。則我當不慮岑寂矣。今曷行乎。兩人乃下樓。葛尼待於廳次。旭宗乃囑葛尼曰。此旬日內。跣步勿離此間。且當留意窺伺此宅之人。作何舉動。包穆西來告鞍馬已備。旭宗乃與麥海秧同行。時已黎明。城中工作之人。已往來於道路。旭宗攬轡環顧左右。瞥見灘上有數人。形跡微若有異。

旭宗則蹙眉不樂。蓋離所居二十餘武。有一拾布者。俯首度穢之箱。久覓無得。而橋上立兩人。注視河中運石之艘。相距數武外。則一人身材短小。面有精悍之色。立於酒肆前。與肆主喁喁而語。此四人者。雖各有所事。然常側目斜視。以旭宗之靈警。一望而知爲偵己者。乃自語曰。是矣。此昨夜關馬所以急於裹創而暫離我曹也。因授轡於麥海秧曰。速行。麥海秧曰。我非善騎。君當護視之。旭宗曰。我與爾並轡不片刻離也。包穆西亦上馬隨行。三騎疾馳。向輿登畚而去。向之拾布者觀運石者。皆舍其原處。而卽酒肆立談之人。其人告拾布者曰。速向某少年具道所見。復顧兩人曰。爾仍守原處。伺宅中之動靜。以待後命。言畢。乃狂奔追此三騎者。然馬馳絕迅。勢且莫及。疾趨數百步外。見一肆門懸直匾。書曰。巴海賃車者。肆主方督役在廣庭中。潔輪脂牽。其人呼曰。巴海速擇爾最良之馬。資我馳驅。肆主回顧曰。鐵繩先生需吾馬乎。請少待也。乃入廐中。須臾。

將一馬出。雄駿無倫。鐵繩一躍而上。引轡疾馳。自言曰。深望彼等無易其所向也。乃沿河而去。至沙蒙之區。過一小阜。鐵繩立馬遠望。見三騎去已不遠。乃下阜按轡徐行。麥海秧路中得旭宗。溫言慰藉。膽爲稍壯。包穆西懊喪萬狀。心中常不忘宵來之敗衄。忽低聲告旭宗曰。吾儕已覓得猶太人馬納士之蹤跡。旭宗曰。是賣蒲得盧及其同侶者耶。曰然。彼乃易名矣。旭宗曰。當服刑於吾黨全體之前。以快衆意。彼今安在。所操何業。曰。彼代一貴族作奸商牟利。收民間粟麥油鹽鱈魚乾菜之類。儲以待價。旭宗沈吟半晌曰。貴族何名。曰。蕩白立公爵也。旭宗震驚幾失其轡。乃力自鎮懾。問包穆西曰。爾所探確乎。蕩白立所賃之猶太人。卽馬納士乎。包穆西曰。密偵數次。必無誤也。旭宗曰。然則今夜當赴其家矣。包穆西曰。有何準備。旭宗曰。但傳語副首領十六人。集侶以待吾命。三人乃無言。前行一小時。村迴路轉。旭宗從轉處見後來一騎。同出一途。告包穆西

曰。後有偵吾輩者。未知確否。請驗之。旋勒馬不前。故與麥海秧作流覽景物者。細聽後面蹄聲亦止。旭宗曰。是矣。包穆西曰。信乎。旭宗曰。爾勿回顧。啓其疑也。包穆西曰。來者幾人。旭宗曰。一人。曰。吾足以當之。旭宗曰。善。過此遇岐路時。我與麥海秧竄入叢薄中。包穆西曰。我則伏以待之。今暫別矣。當於何處相見。旭宗曰。今夜在吾黨會議之宅。三人復同行二里之路。經一圍場。中立木柱。揭藥其上。曰。某路往某處。幾啓羅邁當。爲數凡八。蓋場之四周。有岐路八也。旭宗以目示意。包穆西策馬向林中而去。包穆西狙伏樹間。理鎗以待。二分鐘後。追騎既至。先審視圍場四周。以跡馬蹄之所向。忽聞樹間葉動。似有伏莽。急回馬首。欲退。鎗聲一鳴。中馬馬蹶。鐵繩一躍至地。奔入深林。包穆西怒曰。我近日凡百無成。天絕我也。舉鎗三發而後去。

第二十三章

旭宗率其鹽梟之黨。日以招集徒侶爲事。此時已有二十隊。隊二十五人。旭宗尙欲倍之。黨律甚嚴。凡賣友私鬪欺詐洩漏及妄害平民者死。五百人咸受約束。然自十六人外。皆無由識旭宗之面。但知黨中首領身材魁岸。孔武有力。常御外衣。蒙假面。有重要之事。則親臨大衆之前。略發數言。如命行之事。鮮不濟。故衆皆畏愛。而無或攜貳。是夜十一時。衆人聞包穆西傳語。皆集於聖恩帖宅中。逾半小時。旭宗至。下令曰。十六副首領各率二人。皆攜械隨吾行。餘衆則散布於蕩白立府第周圍一里以內。專司斥候。遇行人勿擾。遇邏卒傳報。於是衆各分道而去。旭宗等疾趨至蕩白立宅前。宅中寂無聲響。遙望樓上一室。微露燈光。其大門爲棗木之質。加以薄鐵。旭宗曰。是乃至堅難破。當以計進。包穆西曰。我有一策。旭宗曰。試言之。包穆西曰。今日斜陽西下時。我卽在此間偵察。思此竣宇崇垣。大類巴士的之獄。急切斷難攻破。當以良法潛入其中。乃遍訪隣

近商販之徒。與之縱談。公爵壟斷之事。人莫不切齒者。旭宗曰。節爾繁言。曰。據我所聞。每夜自九時至十二時。此門乃啓閉三次。以納載貨之車。門無傳報之鈴。僅設方板木杵。繫繩引於門外。板上藉以厚茵。杵雖擊板。其聲木木。不能聞於十步以外。然司閤守夜之人。坐於置板之所。顧能聞之。卽引燈向門上小竅。問曰。爾何人。自何處來。車載何物。問答旣畢。其門乃闢。我今夜曾親驗兩次。乃知言者不誤。一車自奧黎恩來。滿載新麥。物主名蒲巴。第二車自維郎來。滿載乾菜。物主何名。吾此時忘之矣。旭宗曰。不問其名。顧策將安出。曰。人言每夜有三次車來。最後至之車。常不踰十二時。今曾目擊二次。足以徵信。則第三次之車。當不至適逢事故。而爽其期。旭宗曰善。可率人爲助。任爾措置。爾今夜所行之事。足以稍償前失。行矣。勉之。遠聞車聲自南來。包穆西率五人尋聲而往。行可數百武。車已至前。包穆西勒馬問曰。車載何物。向何處去。馭者叱曰。宵小勿

溷乃公事。欲鞭其面。包穆西奪鞭攀轅而上。扼馭者之吭。推墜之於車下。曰。勿
 聲。否則殆矣。五人奔集繫其手足。一人還報旭宗曰。事畢矣。旭宗親臨觀之。告
 馭者曰。汝欲求生。當一一答吾問。此車何來。物主何名。車中所載爲何物。取者
 數。棘言曰。智奚。蘇柏柯。乾鮓。旭宗曰。今有事。且假汝之衣用之。因褫其衣。而塞
 其口。臥之於林木濃翳之間。乃命卸車中數函之貨。拓餘地以伏六人。自外觀
 之。略不見移動痕跡。旭宗告之曰。屏息勿動。以待包穆西之命。包穆西乃衣馭
 者之衣。登車揚鞭。直向蕩白立之府。下車叩板。而門上之小竇立啓。燈光外射。
 一人低聲問曰。爾爲何人。曰。蘇柏柯也。曰。來自何方。曰。智奚。曰。車載何貨。曰。一
 百二十函乾鮓。曰。且待驗明。燈光乃直射車上。見所駕之馬。流沫噴氣。汗出如
 瀋。顯自遠道來者。其車輪輻輳。泥塗殆遍。車中衆函陳列。嚴整無復可疑。猶
 太人乃言曰。善。我將啟關納爾。旋聞拔鍵之聲。門砒然闢。門鐵碾石。戛戛作響。

包穆西乃挽轡而行。車入廣庭。止於中央。包穆西舍轡奔馬納士。以左手扼其吭。右手出刃示之曰。爾若發聲。吾刃下矣。馬納士瞪視而暈。燈碎於地。包穆西呼曰。同伴速下車。六人自車中出。取火燃車上之燈。繫猶太人於司閤之室。且以木棉塞其口。門外同來徒侶。盡入庭中。門乃復闔。旭宗命衆人大索宅內。凡遇僕役。悉數繫之。唯不得驚公爵。衆奉命而去。蕩白立之第。乃歷年久遠之建築。宅爲長方形。宅前之庭。砌以細石。庭廣二百餘步。深倍之。兩旁列小屋數十。蓋其先代以此庭爲會集將士之所。屋所以庋軍械也。至葛實唐乃盡改其先世所爲。而孜孜求利。所屬無將士而有傭販。屋不存械而庋貨。前庭遂廢不用。夫以天潢之貴胄。爲壟斷之賤夫。斯亦人世之奇矣。壟斷二字。在今日已成爲不可解之名辭。安能見諸事實。蓋交通便利。輪舶鐵路。如機梭蛛網。遍於國中。酌盈劑虛。各濟其用。而民間遂無饑饉之患。若十八世紀之初。則全國道路壅

塞。遂有這種牟利之奸人。卽法王路易十五。欲遂其窮奢極欲之謀。亦藉此以爲斂財之用。歷史大書特書曰。饑饉之媒者。卽指此也。嗚乎。此恥乃萬世不滅矣。亞臻孫侯爵。當日與友人書云。（自我生之初。以至今日。見民間之蓋藏日鮮。而朝貴之私橐日盈。當我作此書時。世尙承平。年雖不豐。亦不爲歎。而死亡枕藉。如彼蠅蟻。孟寧、安古蒙、都杏、奧肆恩、諸省之民。至以草根爲食。奧肆恩公爵。覲見時。出草根所製之餅。置於御案曰。陛下之民。乃以是爲生也。）此書載於亞臻孫侯爵文集中。讀者當知吾言之不妄也。故下民所以困頓至此者。皆此等貪肆之貴族。實階之厲。億萬人之呼籲咒詛。彼既充耳無聞。而聚斂愈多。益長其驕奢淫逸之心。殘民違法之行爲。何所不至。遂釀成後此七月十四日之大革命。此蕩白立公爵之罪案也。旭宗是時立於庭中。命兩人昇馬納士至。旭宗宣言曰。吾黨衆弟兄及蒲得盧之死。皆此儉致之。今問諸君。當施何刑。衆

皆曰。死之。旭宗曰。然。柏意安適至。告旭宗曰。宅內僮僕六人。已盡繫之矣。旭宗曰。公爵何往。曰。公爵方在樓中。持籌握算。見吾輩入。震懾失度。其身瑟縮。如敗葉之遇秋風。吾以二人守其室門。旭宗曰。善。可引我見公爵。回顧包穆西曰。我以猶太人付爾懲治。包穆西曰。此易事耳。他復何爲。旭宗曰。待我後命。蕩白立公爵見持械者之入。口不能出一辭。匿身榻上。唇戰目眇。額上汗冷如冰。昏憊之際。自思此爲何人。得毋同僚訟我於朝。奉王命逮捕者乎。或小民乏食。聚而行劫乎。忽聞守者呼曰。首領至矣。旭宗入室。令曰。同伴且退。我與公爵有所言也。衆退。旭宗注視公爵。頃之。公爵亦仰目視來者。畏懾之餘。兼以羞愧。強自起立。以左手抵案。俯首靜待。若罪人之對審吏者。旭宗問曰。君爲蕩白立公爵。葛實唐乎。曰。然。旭宗至此。萬念起落。不知言何自出。久之。乃問曰。君尙憶一千六百九十七年一月五日事乎。公爵聞言幾暈。力自鎮攝。經半小時。答曰。爾爲何

人。旭宗曰。吾於公爵至有係屬者。欲聞其所應聞之事。公爵當不惜費辭以告。公爵初猶倔健曰。我若不答則奈何。旭宗曰。憑公爵之良知。對現前之景象。公爵似當直言無隱。因引公爵至窗前。見庭中燃燎通明。兩人執猶太人左右手。一人戟手頓足。詬詈備至。衆人環列以聽。言者止而衆聲作。呼曰。死刑。衆刃齊下。猶太人身受數十創。立委於地矣。公爵益震。旭宗復引之就坐。曰。公爵不固執己意乎。公爵曰。唯。惟君之命。旭宗曰。不詭辭以答乎。公爵曰。當據事直陳。旭宗曰。我所欲知者。爲公爵與安朋始末之歷史。公爵變色曰。請赦吾罪。我不能答此事也。旭宗曰。公爵勿推託以費時光。敢問君遇安朋於何地。曰。都杏省。曰。何由相識。曰。我於巴黎決鬪負傷。因醫者之言。遂移居休尼采邑。養痾數旬。安朋之居。卽在我家森林之右。一日獵回。途遇安朋。遂與相識。旭宗曰。安朋知君之名姓及閥閱乎。曰。否。我乃僞託名姓。旭宗曰。君過矣。若安朋知君爲王室之

宗支。必不至爲君所誘。彼乃貞潔之人。方冀與君得成婚姻。故自墜於情網。若知門第不敵。齊大非偶。必不至輕擲其身。嗟乎公爵。卽此一着。鑄錯難銷。遂演出人世無窮憂患矣。及安朋知君爲蕩白立公爵。則事勢已成難解之局。乃茹苦含辛。哀懇於君之左右。冀能略挽君心。以彌前憾。彼非圖一身之安樂。蓋爲其襁褓之兒也。君乃夷然不顧。遂迫此婦人。於積忿之餘。行復仇之舉。當風雪漫天之夜。刺君於挾妓豪飲之時。是非安朋之初心也。我所述君之歷史。頗無誤否。公爵心躍神眩。倚於榻上。不動如死人。旭宗復曰。君幸而不死。安朋似可告無罪。然後來此母子二人之蹤跡。竟與人世隔絕。無復知之者。君亦有所聞否。公爵以手掩面曰。不知也。旭宗曰。然則此二十年中。君乃絕無悔念。竟置此事如烟雲過眼乎。公爵赧然曰。我曾覓之。未嘗忘也。旭宗曰。有所得否。公爵曰。奉吾命者。值得是夜有棄兒在丹馬禮拜堂門次。兒爲堂中司閤者所收養。旭

宗曰。然則君當召巴納比夫婦親詢之矣。公爵詔曰。爾乃盡知之乎。旭宗曰。然。君固不能以僞言掩飾也。敢問君何以知此兒乃確係君之遺孽也。公爵曰。是必不誤。巴納比曾示我兒之襁褓。其上繡安朋之名字可證也。旭宗曰。其母則何如。公爵曰。無從蹤跡。殆已死久矣。旭宗淒感不勝。半晌無語。乃復言曰。公爵之棄兒歷史。我能詳之。當巴納比收養此兒。原爲他日取償之地。然數年之後。更無一人存問者。乃大失所望。於是痛恨此兒。往往於中酒之時。撻兒以洩其忿。兒體無完膚。身無寸縷。艱辛萬狀。罄竹難書。外體既受摧殘。而神魂亦從變易。兒童智慧方萌。目所見者凶暴之象。耳所聞者詛詈之聲。無一人培其善根。導以正軌。浸淫薰染。同流合污。兒乃成爲頑悍桀驁之人。旋有人援而出之。勉以學問之途。動其功名之念。兒則洗心革面。奮勵自新。乃天道難知。竟令此無告之兒。更遭世途之磨折。一蹶不振。而今已矣。公爵曰。天乎。爾乃何人。對吾喋

喋。旭宗攜公爵手曰。吾父乎。我卽丹馬堂前之棄兒也。公爵面色如灰。氣息僅屬。跪於旭宗前。顛聲曰。乞赦吾罪。我畏爾甚也。旭宗掖之起。仍納於榻曰。兒今日負慝已多。方將求赦於世人。安能問罪於父。若吾母一生困苦。乃吾父爲阱以陷之。此父所當服罪於其前也。兒今夜之來。本無他冀。但能知吾母所在。則一生之願畢酬。行當奉吾母匿跡窮荒。以終其餘年。且以自懺吾咎。今父既不。知母之存亡。兒亦無他言以相責問。行將與父長別矣。兒今諫父一言。尙蒙垂聽。吾父歷年營壘斷之業。所得不貲。似此非義之財。留之適足貽患。際此饑饉。頻仍。盜賊充斥。萬一奸人啓釁。刼掠多藏之家。父爲衆怨所集之人。正復可慮。兒於名義上不得承父之業。父雖赦我之罪。兒亦不願受一絲半縷之貽。然則父。居奇操贏。將以遺不知誰何之人。不亦惑乎。因取筆疾書曰。我之一生。毫無善狀。今將身後所遺財產。悉數以賑貧民。庶幾帝心仁愛。能拯我靈魂。令昇

天界某年月日書畢以紙授公爵曰。請吾父署名於後。此兒所以報吾父生我之恩也。公爵神識已昏。至此乃張目視旭宗所書之紙。注視半晌。推紙呼曰。否。否。氣壅而逝。旭宗曰。天乎。竟至是乎。吾罪重矣。乃出告同伴曰。猶太人已死。吾儕夙仇已復。若再羈留。恐有事變。府中財貨。可取攜者。任爾等爲之。以十分鐘爲限。十分鐘後。率隊歸矣。乃署名於公爵不肯署之紙。曰。蕩白立旭宗。榜之於大門而去。

第二十四章

旭宗見蕩白立公爵之次日。在階加炎之第。亭午方興。僕進晨餐。却之。更衣入園中。擇樹木陰翳之處。據石而坐。足下細草如茵。落葉盈寸。而老松冬青。柯色不改。時方深秋。日光澹白。映地作淺碧色。旭宗此時懊喪萬狀。蓋忿恨之心。終不敵天性之感。彼雖頑悍。然不爲梟獍之行。致父於死。非其本意。蕩白立以財

爲命。聞旭宗將盡散其家資。乃一怒而逝。弑父之罪。雖能爲旭宗稍加寬恕。然旭宗自念。我乃如黑眚之神。觸之者每無幸。罪孽深重。將來欲求善終。如吾父。恐不可得。雖然。亦無悔矣。視死如歸。此志不可易也。旭宗以手捧額。凝思不動。不知歷幾何時。忽聞嬌聲。嚶嚶如鸞。春鶯。問曰。曹子何思之深也。旭宗愕而起。立見魯意在其前。乃斂容爲笑。鞠躬言曰。鄙人復何所思。有思則思君耳。魯意掀唇笑曰。誰其信之。旭宗執其手而親之曰。君何故疑我待君之情。慳爲不誠也。魯意曰。上帝鑒余。實無他念。第數日以來。言至此。乃嘖嘖而止。旭宗微曳其裾曰。妹來前。我兩人並坐。長談可乎。魯意流波四顧。紅漲其面。躊躇片刻。乃就石依旭宗坐。旭宗曰。數日以來。則如何。魯意曰。乃與初到寒舍之時。判若兩人。愁顏不展。言語急促。目閃閃作異光。令我望之而生畏。有時靜坐凝神。乃類入定。頃者我來時。履聲橐橐。君竟罔聞。非我醒君。雖久立君前。歷數小時。君亦不

覺也。旭宗曰。君可謂善於察言觀色矣。魯意曰。吾於常人。初不經意。至君之聲音笑貌。我固素諗。若改其常度。我中心或尙未覺。而耳目之官能。已能默喻於無言之際。旭宗曰。鄙人之罪。盡於君所述乎。曰。否。尙有大於此者。旭宗咤曰。鄙人乃負疚若斯乎。願君勿寬假之也。魯意徐徐言曰。君於定盟之弱女。意漸若不屬者。旭宗啟口欲辯。女曰。四日以來。君存問魯意之跡漸疎。卽偶與周旋。似囿於世俗之禮文。而不出於情意。長日外出。晤面良稀。此何說也。今晨亦不御食。匿處園陬。自尋煩惱。君殆有所不足於中。乃形於外乎。旭宗曰。僕孤冷之性。不諧於俗。卽對於親愛之人。亦復舉止乖戾。君若能赦吾過者。當力改之。魯意曰。欲求赦罪。當先自懺。若信徒之對神甫者。今先告我以數日之行事。作懺悔之地可乎。且君卽祕不我告。我亦略知之矣。旭宗失驚曰。何謂也。魯意曰。是何待言。念君生長純樸之鄉。未歷繁華之境。一旦涉足巴黎。耳目多所紛擾。吾弟

又年少無知。不免導君於酒色之途。遂至終日昏昏。頓失常度。寧不爲是乎。旭宗中懷略釋。笑曰。君誤矣。天下斷獄之枉者。莫若君矣。僕不爲是。可誓言以表也。魯意曰。然則君之沉鬱其容。終日邑邑者。故自有事在也。旭宗曰。何事。魯意曰。君不樂此間耳。旭宗曰。又誤矣。魯意曰。以吾父爲朝臣領袖。不能不隨俗酬應。因此我家跳舞宴會之事。殆無虛日。我終年處此紛擾之中。心魂亦甚不適。回思柏東舊宅。清靜爽塏。島嶼在前。叢林在後。風光游興。令人神往。至君之不樂於此。則不忘舊日生涯。戰艦之出沒。風濤之奇譎。天空海闊之開拓心胸。人世大觀。孰逾於此。今乃偏促一隅。但見賓客往來。觥籌交錯。歌扇舞衫之地。金迷紙醉之場。在恆人所謂繁華者。自曹子視之。直若無睹矣。旭宗曰。鄙人不復念及此也。自謂意有所鍾。則外界之景象。與之無涉。譬如月生於深夜。不因夜而損其明。菊生於山野。不因地而貶其格。而愛月愛菊之士。又何嘗以其時其

地。而有所不慊於心。君其喻此意乎。因挽魯意之臂。與之親額爲禮。復言曰。魯意聽之。君見我深坐沉思。略無寧帖。以兩人婚期在邇。當喜而憂。殊背人情之正。不能無疑。雖然。僕自有故。自維賦性冷峭。舉動粗獷。而君以婉嫵嬌柔之性。於我不加鄙夷。寧非深幸。然僕所操之業。艱險異於尋常。單棲風水之鄉。終歲睽離。不能享家庭之樂事。他日累君獨處。念茲遠人。聞戰驚心。望洋興歎。其苦蓋難言矣。爲女子者。亦何樂與海上生涯之男子。訂結褵之好。而託以終身也。魯意曰。君何爲對我而有此言。我亦生長海濱。見慣風濤之險。人生別離雖苦。而暫聚之樂。固遠勝於終年厮守者。吾國女子。恆以其家人從軍爲榮。若執戈以衛社稷者。皆子身無偶。則英雄之種子。且絕於天壤矣。旭宗聞言。不覺淚沿於頰。此淚蓋與十年前遇沙伯福時之淚。同從心坎中流出也。斯時天良勃發。自念我以稔惡之人。愚此靜女。是奚可者。亟當竄身荒裔。以贖前愆。然而惡心

方熾。若斥其善心曰。汝既墜落於爲惡之途。如斜坡轉丸。焉能自止。從前一沙。旭宗越獄。尙可倖保餘生。今赫赫之滂石穀曹子。忽爾失蹤。則朝廷將大索於國中。不旬日而事敗矣。且前眚已多。終難湔滌。不如逕行爾志。安知大業之成。不在旦夕。瞬息間計謀已定。乃向魯意曰。君愛我若是摯乎。魯意無語。首倚旭宗之肩。旋若含羞。起而趨去。迴面視旭宗曰。曹子來乎。吾舉要聞奉告也。旭宗追及之。魯意曰。君尙憶前此告君以旭宗事乎。旭宗大震失色。乃力自鎮定曰。憶之。我欲面其人。顧未能相遇也。魯意曰。今已得其蹤跡。聞吾父言。不日且當弋獲也。旭宗曰。此乃快意事。誰偵察得此者。魯意曰。君今晨若同吾輩御食。吾父與關馬等方談此事。當歷歷聞之。旭宗曰。此四人蓄謀積慮。必欲得此而甘心。可稱勇敢。魯意不解。曹子何因。發此冷語。乃曰。彼曾窘我。四人爲吾友。故不憚煩耳。旭宗曰。我與魯意分逾友朋。彼四子者。且勇於任事。若此。我焉能袖手。

作旁觀。當執鞭以從之矣。魯意曰否。我乃力抗此舉。須知在此六日。爾我且署婚約。似此冒險之事。我安能任君行之。旭宗曰。在理我當從魯意之命。但魯意曰。君不能言。但旭宗曰。然則魯意曰。無所謂然則。旭宗曰。魯意乃不容吾言。吾今不復爭執。願君告我以此事始末。及衆人所定捕獲之法可乎。魯意曰。君誓之。不隨衆人往者。乃告君也。旭宗曰。此非要事。何必要人以誓。魯意曰。此我第一次有請於君者。君不當拒我矣。旭宗方喜魯意阻其身與此役。否則無分身之術。既隨四少年捕盜。安能率盜以傾四少年。乃矯爲躊躇之狀。曰。魯意姑允我同行。以快吾意。魯意曰。曹子我待爾誓也。旭宗乃曰。謹從君命。誓不與追捕旭宗之事。魯意喜曰。如此乃合吾意。今可告君以所聞矣。因挽旭宗之臂。且行且言曰。聞旭宗乃一販私首領也。羽黨甚衆。規設完備。所販私鹽。大足阻礙官鹽之銷路。旭宗曰。何從知之。魯意曰。據各分局報告。前月銷鹽之數。乃大見減

色。總局乃遣偵者四出。始知近畿之內。有一販私之黨。財力雄厚。機關敏捷。主其黨者。名苦旭宗。本日警署報告。昨夜蕩白立公爵之死。及其司閹被殺。且搜括其府中財貨。亦屬此黨所爲。已飭各區警卒密捕之。旭宗曰。此首領平日蹤跡。官中亦有所聞否。其黨中習慣如何。居處如何。常往來何地。交接何人。其集黨何時。其副佐何在。若但知其名姓。未必卽能弋獲也。女曰。吾父談及此事。甲麥駝以能探旭宗之祕密自任。謂當集官軍二隊。四少年領之。益以鹽局緝私之卒。城中警備之兵。則盜必可獲矣。旭宗呼曰。榮哉。苦旭宗也。獅子搏兔。乃用全力。不亦過於重視此盜乎。魯意曰。旭宗朝破獲。則夕就刑。榮於何有。旭宗曰。君言詞之間。似乃甚恨此盜者。魯意曰。我惡之而已。不名爲恨也。旭宗曰。安知此人不足當君哀矜之念乎。魯意曰。否。彼乃窘我。縱有可憐之地。我亦不憐之也。旭宗笑曰。區區伏莽。何足挂諸齒頰。然貴顯之人。苟以慈祥爲心。不能痛懲

盜匪。則犯上作亂之事。將數見不鮮矣。魯意聆旭宗若隱若現之言。不解所謂。亦不置答。久乃言曰。吾父知此事較我爲詳。君若欲知其中曲折者。可同往廳事。此時客尙未散也。

第二十五章

旭宗隨魯意入客座。與衆人寒暄數語。卽詢苦旭宗之事。四少年及公爵所言。與魯意所述。無甚差異。大概曾聞旭宗之名。而未知旭宗之行動部署。旭宗自念彼尙未窺吾隱。吾得豫防之。此乃全劇最有精采之時。不可忽也。少頃。四少年各告辭而去。同行向關馬之第。甫及門。一人負牆而立。呼曰。我待諸君久矣。關馬曰。事何如者。曰。頃得一至要消息。曰。苦旭宗乎。抑滂石穀曹子乎。曰。苦旭宗也。曰。速言之。衆人乃同入廳事。鍵戶而坐。偵者曰。吾儕向者費時而無功。蓋偵之未得其鍵耳。苦旭宗之黨。組織完善。有條不紊。其首領深藏難覓。與尋常

之盜竊不同。故無從偵探。卽其本黨中亦僅有副者數人。得直接晤言。餘衆亦未嘗識其首領之面。其入黨者。皆動於貪利之心耳。我於此兩日之內。得遇其副首領一人。因尋根批竅。乃略有所知。然尙未詳也。關馬曰。以吾輩所率官軍之勢力。不旬日可以降伏此苦旭宗矣。偵者曰。何必他日。今夜可矣。曰。何謂也。曰。我曾竊聽兩販私於酒肆密談。得聞伯克路三字。我思此路非窮僻之所。斷無私鹽藏匿其間。與販私者何所關係。唯鹽局副長白丁蘭之宅在焉。彼黨得毋與之仇乎。關馬曰。販私之宗旨。專以仇鹽務之長官爲職。偵者所言。不爲無因。昨夜蕩白立第中司閹被殺。亦緣司閹者曾爲間喋以報官兵。而販私致受重創故也。甲麥駝曰。蕩白立之宅門。乃榜一書。下署蕩白立旭宗。然則此苦旭宗者。卽蕩白立之棄兒乎。關馬曰。正復難言。蕩白立之爲人。卑污苟賤。正宜有此結果。旭宗旣知其生身之人。應如何怨恨其父者。宜其好犯上而嫉貴族也。

因問偵者曰。爾何以知彼黨舉事乃在今夜。曰。白丁蘭居宅之前後左右。今日午後已有形跡詭異之人。往來不絕。我之所猜。什得八九。甲麥駝曰。毋爲遲疑。行矣。戢暴亂。謀安寧。固吾曹軍人天職也。四少年乃隨偵者出。白丁蘭之宅。前臨伯克路。宅後小園。面河畔。主人爲鹽局副長。雅有才幹。緝私甚嚴。以是販私者多恨之。是夜二時。旭宗及包穆西既至。包穆西出笛微吹。黑影從宅之四圍。蜂擁而至。環旭宗立。爲數可百人。包穆西問曰。夜來無異象否。衆曰。無。路上宅中均寂靜。宅內息燈已歷四時之久。想安睡矣。旭宗曰。善。爾等行事。當敏捷無譁。非到萬不得已時。不得出械傷人。衆曰。諾。旭宗引衆人到河畔曰。可自園入。包穆西曰。我請先之。乃以人爲梯。躡而登。踰垣入。二分鐘後。包穆西探首於外曰。無變也。衆人乃相助踰垣。旭宗俟諸人入後。舉目遠望河堤。渺不見人。亦奮身一躍。攀鷗角而上。及垣俯瞰。卽縱身落園中矣。三十杪鐘後。河畔老樹。枝葉

微動。一人影自樹間出。疾奔向安芬立之區而去。中途遇官軍。四少年率之見來者。疾問曰。若何。曰。販私之黨近百人。已踰垣入白丁蘭園中。其首領蒙假面在焉。可疾取之。四少年曰。趨之。今夜若獲苦旭宗者。我當以五十千利卜賚此偵者。其人謝曰。君等仁愛。天必相之。此行當獲勝矣。四少年乃分隊爲四人。率一隊。分路圍白丁蘭宅。甲麥駝則隨偵者取道河畔。疾趨園門。布陣以待。其餘三隊。因繞道稍遠。尙未合圍。斯時包穆西一人。探首牆上。抗聲呼曰。官軍來矣。吾友速從伯克路逃避。是處尙未有敵人也。內一人問曰。旭宗爾所處之地。危險否。吾儕往護爾也。旭宗曰。否。勿爲我慮。旭宗知宅且被圍。若身處園中。萬難得脫。因乘甲麥駝尙未發令之先。一躍而下。右執劍。左執匕首。衝陣而出。斯時衆鎗齊發。彈入牆或落園內。士卒驟遇旭宗之衝擊。陣乃大亂。而旭宗已奔河下斜坡去矣。甲麥駝急率兵追之。方擬躡蹤下斜坡。因思坡上多亂石。斷木爲

梗。且徑窄僅可容人。而旭宗已前行數十武。若率隊下坡。恐以擁擠亂行列。盜且從前路登坡。向隄上揚長去矣。不如留數兵守此下坡之隘口。已則率隊沿隄上疾趨。隄平行速。必能越旭宗而阻其去路。若是則旭宗已陷入圍中。左爲隄堰。右爲河流。前後夾以官軍。不死於兵。且死於水。凡此計畫。曾不及二杪鐘。甲麥駝卽如計而行。旭宗在堤下斜坡疾走。然昏夜之間。繭足荒蹊。動觸木石。行乃漸緩。而忿氣潮湧。牢握劍柄。忽聞岸上步履劍戟之聲。疾趨而過。旭宗曰。彼等欲扼我去路矣。勢旣至此。不如於萬死之中。決一血戰。須知旭宗乃好男子。豈甘束手受縛。今當悉力以殺敵。彼等卽欲得吾頭。須以至巨之損失償之。吾願亦差慰矣。因負堤而立。按劍以待來者。忽聞旁有老嫗柔聲言曰。旭宗隨我。我能救爾也。旭宗大駭。張目四顧。隱約見水邊草際。人影子立。卽而視之。咤曰。嫗非神巫乎。嫗曰。趣隨我行。遲恐無及矣。旭宗曰。嫗年老衰憊。何能援我。當

速離此地。勿目擊此惡戰也。嫗怒曰。我詔爾。敢不聽命。勿多言。來矣。旭宗此時如鍼爲磁石所引。不覺舉步前行。嫗以手扶旭宗肩。足雖不良。而步履殊不蹇緩。兩人同行至水濱。旭宗見叢葦間藏一小舟。嫗指而告曰。爾悟吾意乎。旭宗大喜曰。謝嫗生我。我今有以報此仇矣。嫗掩其口曰。勿萌惡念。旭宗親其額曰。如老人意。我忍之。不復言矣。乃以手抱持嫗。躍入舟中。嫗坐鷓鴣端。旭宗擊槳乘流而去。斯時甲麥駝阻旭宗前路。乃不見其來。問士卒曰。夜色沉沉中。逃寇將毋漏網歟。衆曰。以勢度之。實不能過此。或投身河流游泳以去耳。甲麥駝曰。速燃炬火。先望見匪者有賞。數杪鐘後。衆炬齊明。人人注目河中。咸冀獲賞。一卒指河心小舟呼曰。在是矣。相距漸遠。甲麥駝令曰。發鎗。鎗聲隆隆。彈如雨下。旋聞一老嫗哀慘之聲。自河心至。聲銳而厲。兵士皆愕眙相顧。迨烟焰漸消。見旭宗立於舟中。以兩手高舉老嫗之身。狂呼曰。可恥哉。聚數百之軍人。殺一羸弱。

老婦。行見天降罰爾也。甲麥駝斯時。懊喪萬狀。駭愕不知所措。竟忘發令。而士卒亦靜立無動。旭宗之舟順流直下。倏忽不見矣。此戰既終。奧渠士坦灘上。葛尼雅各之宅。乃演出一種最悲慘之劇。旭宗跪於床前。瞪目直視。顏色慘白。氣如游絲之神巫。一醫士聞召。卽來。細審傷者。搖首以示無望。且言施術無益。徒困垂死之人。蓋彈乃穿胸而出。內腑已毀。旭宗聞言。低首垂淚。因念此老嫗爲援己之故。乃喪其生。是不啻己殺之也。己乃不祥之人。毒蛇巨蝎。觸之卽斃。是奚異焉。似此慈善之老人。乃以矜憐己身之故。竟罹奇殃。天乎。人世命苦之人。殆莫己若矣。晨曦初動。嫗似微蘇。略能自舉其手足。旭宗以首近嫗。細察其生死之機。嫗決皆視旭宗不少瞬。含笑言曰。得出險矣。則閉目微歎。數分鐘後。兩目復啓。似有所激奮者。瞳光炯炯逼人。呼曰。天乎。乃若是耶。蔽我靈性之黑幕。今已裂乎。夢耶。豈其真耶。數十年來。我乃全失知覺。神魂昏昧。如處長夜之中。

人皆不知我爲誰氏。我亦不能自道名姓。及過去歷史。但聞道路傳言。漁者郁覺汀夫婦。於風雪嚴寒之晨。遇我河中。據一順流垂碎之冰。因援之而出。我兩腿受凍。乃成廢疾。彼夫婦曲意慰貼。得間則以短榻舁我。縱覽於水濱林下。若兩人者。眞世界善良人也。今死已久。我遂爲奇零無告之人。今者如夢初醒。垂死之時。乃有一綫之靈明。貫腦而過。令我猛悟前事。譬如斜陽西落。其回光返射天際。然爲時亦至暫矣。旭宗聽之。我一生冤苦。茹恨至今。不能不令爾聞也。旭宗長跪敬聽。如對神明。嫗發音急促。若恐爲時旣迫。不能盡述者。先言曰。我非無姓氏之人。唯此姓名。爲行兇之罪所污。此罪我雖自承。然人能諒我。天亦當宥我。我乃安朋容瓚也。於是歷述受欺於蕩白立公爵。及一千六百九十七年一月五日之事。旭宗哭曰。阿母。兒不孝之罪。上通於天矣。嫗以手爲旭宗拭淚。且擁之於懷曰。旭宗爾果爲吾兒乎。旭宗因屢親其母之額。嫗神色漸變。勉

力言曰。兒聽之。爾母臨終有一言爲囑。兒能誓不背吾命乎。旭宗曰。誓之。母有言者。兒當奉命唯謹。嫗兩手一麾。喘息言曰。晚矣。語已哀號而絕。旭宗此時如失魂魄。凝神不動。久之。始放聲大哭。已而包穆西還報。昨夜同黨傷者數人。無一人被獲者。旭宗卽命包穆西治送死之具。棺槨衣衾。備極豐腆。是夜十時。由同黨二十人。昇安朋柩葬於奧德俞墳園之內。

第二十六章

此時階加炎公爵嫁女之期近矣。其備具粧奩。豐贍足敵妃后。徑寸之明珠。如拳之鑽石。光采耀目。不可勝數。旭宗則矯作歡愉之容。與魯意握手深談。殷勤逾平日。其對於官府邏察之隱憂。及母氏新喪之哀痛。皆蘊結於中懷。而不露於外。第中士女如雲。循例遍觀嫁時珍贈之品。次乃與公爵及將來之佳耦稱賀。旭宗尤能應接雍容。不乖禮數。見者皆羨魯意之福。得此快婿也。自是四少

年蹤跡漸疎。偶或過從。未嘗久坐。談論間神情落漠。迥異常時。客有知四人前此求婚事者。或相與笑之。而四人不顧也。蓋四人與僞飾之曹子。始終不協於心。且深知其人必有隱慝。第巧於彌縫掩飾。遂足以蒙階加炎舉家之人。彼等愛重魯意。不欲此貞潔無垢之女郎。落於奸人之手。然偵者四出。詞察偶得一二件事。足以徵曹子之無良。尙不足爲定罪鐵案。暴於衆人之前。以破婚約。惟成禮之期方迫。倘兩人既定名爲夫婦。即使偵得曹子爲殺人兇犯。適足陷魯意於悲傷之地。而事局不可收拾矣。此四人所爲鬱鬱於懷。而長日奔走不遑也。甲麥駝之意。則稍異於衆。以爲旣不得曹子之罪。且舍之而求旭宗。蓋因往者曾許魯意。捕此狂奴。不可因魯意將嫁。遂負夙諾。且偵探之道。往往求甲不獲。去而覓乙。得乙之後。反牽引及甲。此亦數見不鮮者。卽或旭宗與曹子。如風馬牛之不相及。誠得旭宗。亦足報命於魯意。以踐前言。三少年初無定見。卒從

甲麥駝意嚮。密布偵者於都城內外。窮探旭宗及其同黨。白丁蘭宅中之役。旭宗幾及於難。然旭宗受創之後。則嚴戒同黨。不得妄動。以行險徼倖。事或不濟。慮漏洩其祕密。因欲以深謀詭算。取四少年而覆之於一網之中。則後莫予毒矣。包穆西亦機警人也。當官府密捕私販之日。恆見二三角形跡詭異之人。相隨不舍。始則負氣盛怒。繼乃漸成習慣。因思人能偵我。我獨不能偵人乎。遂任偵者之追隨。而不以為意。亟欲就其聞見。報之旭宗。且矜其能。而旭宗無由得見。間有發令於同黨。均由伯瑟傳語。至安朋死後之三日。乃聞旭宗召之。大喜。即以術避偵者耳目。潛行往面旭宗。方思述近日之要聞。而旭宗先言曰。爾等所聞者。我盡知之。並告包穆西以四少年之計畫。及鐵繩之行動。纖悉無遺。包穆西大驚。以為神。旭宗因詳示包穆西。令其傳語諸同伴。應如何設備。如何誘敵。及如何集衆出發。兩人密語數時。包穆西乃去。而就甫洽醫士。具述旭宗之命。

甫洽知旨。則與包穆西把臂而出。進巴律酒肆。包穆西斜睨左右。見偵者仍相隨在側。微語曰。善。吾事濟矣。乃選坐於屋隅。有短几臨窗。窗小微漏陽光。不能照五步以外。窗畔餘地。爲主人藏酒之所。周以薄木之板。狀如巨櫝。設有人匿身於此。則包穆西與甫洽所談之語。可盡聞之。不遺一字。兩人乃背窗而坐。索一罌葡萄酒。佐其談興。頗及閭巷之瑣聞。少焉。包穆西隱約見一黑影入於庑酒之處。私喜時至矣。乃移坐卽甫洽。矯爲低聲密語。其實音吐遲緩。字句清晰。屬垣者固能聞也。包穆西之言曰。吾輩且離都城矣。甫洽詫曰。何也。曰。緝私者邏察大嚴。且佐以官軍之力。若不暫避。恐必受困。曰。吾曹乃初無所覺何也。曰。吾輩疏庸。焉能防患。唯首領知之。首領之行事。多主鎮靜。非至危迫。令不安發。曰。然則已發令啟行乎。曰。然。曰。何時。曰。前一時也。曰。子見首領乎。曰。我親聆其言。曰。然則事急矣。曰。我奉命之後。晤爾爲先。故卽傳述。行將遍告同伴。今夜集

衆潛蹤出城矣。曰。官軍及緝私者。且驚吾輩見機之神。曰。任渠等大索於城中。吾儕且逍遙遠野。待經月之後。敵人之防範旣疏。而吾輩返矣。曰。此謀佳也。曰。旭宗一日主吾黨者。吾儕必無意外之慮。兩人言畢。微笑。甫洽問曰。然則子知吾人暫托之地乎。曰。奚爲不知。部署行事。首領乃專以屬我。今夜十二時。首領當親臨其間。審視同人所居之地。能適宜否。糗糧無缺否。渠且與吾曹作數日聚也。曰。吾當速戒行李矣。曰。然。曰。今夜所嚮之地。離城遠乎。曰。步行三時可到。隔座無人。何妨卽告子以地名。當無虞洩漏。吾人所往居者。蓋衛海蹊灌莽叢深之處也。曰。是處良佳。其中樹木千章。昏黑不見天日。唯有一小徑。供行旅之往來。然此徑高低不一。中多積潦。支木石以通之。隘不容車。即使猝遇敵人。亦可散處林木之中。視巍城爲尤固也。曰。首領斷無陷吾儕於危地之理。彼胸有成算。固知是處據天然形勢。足爲吾黨避敵自守之窟穴也。包穆西言畢。忽還

顧左右。告甫洽曰。勿多言。隔座有人來矣。首領若知我二人在此。肆饒舌者。當杖責矣。兩人乃舉杯暢飲。罄其瓶酒而去。數分鐘後。偵者自藏酒之處。瞥然而出。面有得色。趨赴關馬之宅。四少年咸在。偵者詳告以所聞之言。四少年曰。白丁蘭之宅。吾儕功敗垂成。今夜不容再誤。吾儕勉之。

第二十七章

夜已十一時。風自西而東。驅雲蔽月。月乍隱乍現。黯淡無光。衛海蹊叢木蒼鬱之中。有小圍場。地頗平坦。四圍皆荆棘。蓋平時刈薪燒炭者積木之地也。斯時場中有五百餘人。爲狀至不一。或臥。或立。或蹲。或俯。中央燃燎。光熊熊然。三人更迭取木。俾火不息。藉以取暖。相距稍遠。有一人以錫杯挹酒於巨甕。以授飲者。絡繹不絕。衆人從容談笑。或歌呼相應和。人皆佩刀攜銃。實彈於囊。似此彪悍武健之風。宜其蔑視官軍。而無所畏憚也。旭宗設阱以陷仇己之人。因選此

地爲戰場。據勢極優。卽善將兵者。亦不能不歎其用謀之巧。衛海蹊之森林。在今已成爲鄉居。道暑勝地。道路平夷。叢生之荆棘。低亞之樹枝。芟薙無遺。路之東西南北。皆立石爲表。行人至此。不迷所嚮。當十七世紀之時。則大異是。衛海蹊乃類一荒島。西至於大澤。東南則比德河之支流繞之。蓬蒿藜藿。長可沒人。大木之曲枝橫幹。交錯扞格。如編籬然。叢木中僅一小徑。自北而南。徑爲車輪所碾。久之成壑。積潦居焉。似無數溪流。縱橫迴合。而近察丁恩一帶。路尙可通。其近比德河者。則僅見獸蹄鳥跡而已。旭宗思以絕地殲敵。無令得脫。其用心毒矣。此時官兵已過察丁恩。舉大隊而出於荒蕪之徑。隊中兩人平列。尙覺無容足地。甲麥駝關馬先行。海如亞伯合次之。四少年信偵者之言。爲旭宗所誘而不覺。沿途訪問。知販私者陸續已過。確集於此間。四少年意甚得。以爲此遭必獲旭宗矣。行次忽見一黑影迎面而來。漸近。乃知爲偵者。衆人勒馬與語。偵

者曰。彼等盡在是矣。爲數可五六百人。今方在一圍場中。向火取煖。飲酒歌呼爲樂。不虞吾儕之乘其後也。我適蛇行伏叢莽中。得窺見其情狀。首領尙未到也。關馬曰。爾不見彼等在外邏察者乎。曰否。彼等萬不料官軍之躡踪而至。乃不設備。甲麥駝問曰。圍場去此遠近若何。曰。五百步而遙。甲麥駝曰。彼等遇敵。或向比德河之小徑而奔竄乎。關馬曰。彼中若有騎士。或出此途。若步行者。則投身於叢林中可矣。甲麥駝曰。誰云旭宗不騎而來耶。偵者曰。少待當知之。我已命人伏於圍場之左近。以俟其來。則還報也。甲麥駝曰。今當布陣以待。且阻其去路。斯時四少年所領之衆。有一千步兵。三百緝私隊。乃分隊爲三。四少年自將中軍。統率緝私百人。步兵六百人。左右翼各率緝私百人。步兵二百人。中軍徑進取圍場之寇。左右翼則分道巡視。包圍叢林。遇販私外竄者。悉擒毋縱。迨兩翼相遇於比德河畔。乃合隊爲一。取道小徑。以迎中軍。前後夾擊。必盡殲

此黨而後已。半小時後。偵者二人奔而至。呼曰。首領來矣。甲麥駝曰。得毋誤乎。曰否。此人策馬疾馳。身軀偉碩。其假面黑也。當其至時。羣盜中有一人呼曰。衆友勿譁。首領至矣。衆聲立寂。我乃還報。四少年曰。是矣。此劇開幕矣。今日之戰。吾四人中。脫有一人不幸爲盜所戕。則生者必爲之復仇。乃互相握手爲誓。旭宗既到圍場。衆皆肅立待命。旭宗乃命副首領。分衆爲二十隊。隊二十五人。場狹人多。頗見擁擠。片時乃定。隊伍嚴整。旭宗詢包穆西曰。我向所囑。均設備否。曰。如首領之命。曰。斜坡之巨石如何。曰。已剷石根之土。委之他處。石已不牢。設以兩人之力推墜。則橫臥路上矣。曰。曾以資付同人否。曰。人給二百利卜。曰。彼等知否。戰事告終。當何往者。曰。告以戰事既畢。當自行分散。或暫匿林中。或設計免脫。以避官軍。此後彼等既無乏資之虞。則隨意任其所之。至第十五日之夜。仍聚合於此地。以聽後命。曰。爾等副首領與官軍接戰之後。乘天色未明。當

齊集於比德河畔之小屋。曾遍告之否。曰。同人皆聞命矣。曰。善。旭宗旋自語曰。今夜爲戰局之終。自是以往。不復更演慘劇矣。乃告包穆西曰。傳語柏意安。往比德河畔小徑。以阻官軍。是處路險而隘。易於扼守。率二十五人足矣。包穆西傳命而返。問旭宗曰。首領知今夜官軍必至乎。旭宗笑曰。斯時彼等當在衛海蹊叢林外矣。包穆西咤曰。首領何自知之。旭宗曰。我與官兵同時離巴黎。且隨行至察丁恩。我乃取捷徑。疾馳至衛海蹊。大軍遵官道行緩。今亦當至矣。吾儕卽行迎敵。不可坐失事機。全隊在途。當寂靜毋喧。發言者殺毋赦。包穆西復傳語衆人。於是集隊啟行。旭宗匹馬先之。圍場遂空。餘火尙未息也。夜深風靜。唯聞革履之聲。與滿地枯枝敗葉。相觸作響。出圍場半里許。叢林中所通小徑。橫亘其前。柏意安與大隊分道。左轉向比德河。旭宗則率隊右轉向察丁恩。少頃已至誘敵之地。此處小徑窪陷如窟。積潦沒脛。好事者以樹幹架其上。成獨木

橋。徑之旁土阜巋然。早上樹木新被斬刈。其中豎一巨石。高二十密達。厚半之。石非此地所產。蓋似人工移置於此。然不經鑿刻。渾樸頑鈍。據考古家言。乃未有文字之時。土人立此爲紀念之碑。當時旣無斧斤。自無從斲此山骨。今日柏東省濱海之區。尙存此碑甚夥。延袤數十里。如門如柱。羅列道旁。好古者寶之。鄉人亦無敢移爲他用。遊客過此。常寄意焉。旭宗乃分隊爲二。盡伏徑之左右。更擇有勇力者四人。登阜伏於巨石之後。命之曰。當吾發令曰火。爾等卽推墜此石於道中。先後不如時。及石不落者死。顧餘衆曰。吾未出令。妄自發鎗。及舉動不慎。爲敵所覺者。皆立斬無赦。衆唯唯聽命而去。旭宗獨自立馬途中。馬啣枚而不鳴。旭宗俯首據鞍。傾耳遠聽。忽焉仰身微笑。聞軍人步履之聲。自遠而近。是時月光自雲罅出。映地微茫。旭宗望見官兵全隊。綿延如綫。頗有整齊嚴肅之觀。乃返轡入林。駐馬以待。顧草間密邇之三十餘人言曰。兵失其將。則不

戰而亂。爾等須專注統率敵兵之四人。能射殺四人者。人賞百利卜。衆人無語。俯伏於地。左握鎗而右按機。以待來騎。旋聞蹄鐵踏碎石聲。兵行漸近。四少年已過土阜之下。斯時旭宗中心忐忑。唯恐同黨稍有不謹。驚敵而敗事。而四少年不知陷阱在前。命在俄頃。據鞍仰首。猶復顧盼自雄。旭宗厲聲而呼曰。火。五百人鎗機齊發。聲震數里。而大石傾頽。傷者呼訾聲。馬嘶聲。器械委地聲。一時衆聲雜作。煙霧漫空。灰塵全起。官軍爲巨石斷路。分而爲二。前行者無地退避。後隊不能進援。旭宗縱馬出林。以察同伴射鎗命中與否。及四少年之存亡如何。忽見敵兵中一少年騎士。額有傷痕。血流被面。按劍狂呼曰。吾友聽之。吾必復此仇也。是時關馬海如亞柏合三人。已飲彈斃命。而甲麥駝若得天之眷。於萬死之中。幸而獲免。奮勇直前。適遇旭宗。甲麥駝罵之曰。賊奴行詐無恥。旭宗不答。舉劍乘之。兩人力戰數合。甲麥駝曰。吾今且去爾面具。揭爾真相。乃力

振其轡。馬首幾及旭宗。以左手攫其面具。旭宗引身避之。以劍疾趨甲麥駝之背。甲麥駝抵以劍柄。旭宗之劍鋒。遂斜刺甲麥駝之馬。馬負痛狂奔。旭宗逐之。甲麥駝流血過度。人幾昏暈。不能自制其馬。聞後面蹄聲。知爲旭宗追騎。極思返轡抗敵。爲友復仇。而馬逸不能止。循路疾馳。遂出此林木之區。路漸趨而下。旭宗知近比德河矣。距河數百步。此路且成斜坡。勢更險峻。旋聞鎗聲砰訇。旭宗計柏意安在此。阻官軍之前進。渠當以木石塞路爲壘。據壘以守。甲麥駝馬且顛躓於是。卽不死吾手。亦死於柏意安矣。思已甚慰。甲麥駝之馬。聞鎗聲驚避。右轉而逸。是處沿河之地。爲潮流所蓄。不生樹木。唯見蘆葦成叢。高僅及膝。沮洳湫澤。參錯其間。已而馬蹄陷入泥瀟。水且及馬腹。其行漸緩。旭宗縱馬追之。且探取手銃。審其機括。斯時甲麥駝神散氣促。伏於鞍上。以兩手堅持馬鬣。幸免墜地。旭宗馬近。放銃射之。不知此彈曾否中人。或僅傷馬。但見馬蹄盡陷。

墜水有聲。蓬蒿泥土。箠箠隨流而下。旭宗大驚曰。馬入河矣。因力止己之乘馬。旭宗善騎者。馬乃帖服不動。遂下騎而觀甲麥駝墜河之處。是處本爲積潦。經河流浸潤。歷久遂成比德之支流。甲麥駝人馬至此。乃令河岸崩陷至廣。旭宗手挽蘆荻。俯首臨流。乍視茫無所睹。藉冷月之微光。細審片時。乃見十數步外。水波作旋紋。斷梗飄蓬。浮沈交錯。死馬之軀。委諸其上。甲麥駝之尸。無從尋覓。想飄蕩與波臣爲伍矣。旭宗起立。仰首向天。且喜且懼。喜者幸仇敵之已殲。懼者恐罪惡貫盈。終難逃譴也。已而自言曰。甲麥駝不死於彈。當死於水。彼傷己重。必不能甦水而逝。其餘三子。我曾目擊其捐軀於巨石之旁。此第一着吾勝矣。今當謀其次者。乃上馬從原路而返。

第二十八章

此役追奔逐北。出旭宗之意外。繞道甚遠。費時尤多。旭宗急欲晤衆人於比德

河畔小屋。乃鞭馬疾馳。屋在東方叢林盡處。與甲麥駝墜河之所。恰成反向。循河流而行。厥路甚遙。旭宗馬力已瘁。鞭策不前。心殊躁急。林中漸無聲響。蓋戰事終矣。官兵無主。且死傷甚多。乃退於叢林之外。以待遲明。乞援師而後進。販私之五百人。死者二。而傷者四。餘衆皆分道而散。官軍怯敵。厚集一處。不敢外出邏察。故盜盡得脫。至副首領皆奉旭宗之命。陸續至河畔小屋。以待其主帥。屋四周爲白木之板。幾經風雨剝蝕。竄敗欲傾。販私者以此爲囤鹽之所。鹽從高柏延及奧黎恩來者。皆以舟載入河。到此登陸。乘間乃輸入巴黎。屋中几一長櫂二。僅有一竇。以通日光。屋建於亂石之上。因石爲窟。兩窟相連。前有冬青雜樹蔽之。後卽以石爲門。啟者則須以人力移石。旭宗旣近板屋。無路通騎。乃繫馬於樹。步行而入。夜已三時。天將曉矣。旭宗環顧左右。若恐爲人所覺。且緊握匕首。如臨大敵。復遲疑曰。彼等果同集於此乎。見火光自門罅出。門內語聲

喁喁。殊不能辨人數。旭宗欲前數之。乃轉念曰。是矣。屋前有小竇爲窗。由此可窺屋內情狀。因繞屋至竇。俯首以瞰。販私者燃炬於室。恐光自竇出。爲官軍所見。因以外衣罩之。旭宗以手撥衣。一目竊窺室內。同伴盡坐於長檯之上。旭宗數之曰十六人。不到者一人。復細審一遍。曰伯瑟也。彼豈有所疑耶。乃見幾而避乎。且同儕之中。彼最詳知吾祕。又稔階加炎府中之人。彼足以一言敗吾事矣。安可任其獨脫。旭宗心殊不寧。蘊怒未發。旋又自解曰。伯瑟與衆人等耳。固無所疑也。是乃畏死之徒。聞今夜與官軍力戰。故引避而去。然吾曾見之於圍塲之上。想中途與大隊相失耳。我本思以一番了此惡劇。今勢已迫。不能更待伯瑟。彼庸劣無能。去之甚易。以俟異日也。轉瞬計決。旭宗不入門而見其侶。則迴身下地窟。出具敲火。燃懷中避風之燈。更進後窟。石門已先期移置於旁。歷階者五。乃至平地。中有貯麥酒之巨桶三。桶上小洞。緘封甚固。旭宗抉去其封。

若欲出酒者。燈光遙射。則桶中非酒。蓋滿貯火藥也。更以刀柄扣其他二桶。聲木木然。中實而非虛。自語曰。此藥一發。山可崩矣。探懷出一藥繩。長可數密達。以一端置木桶洞中。一端就燈燃之。繩著火作微光閃閃。旋有履聲自前窟來。旭宗返顧。乃包穆西也。包穆西問曰。首領來乎。今宵勞苦。何必更到是處。檢點藏鹽。吾儕久待矣。小屋中之人。候旭宗不至。議論紛起。或云受傷。或云被擒。獨包穆西深信旭宗勇而多智。必能臨險自脫。乃出屋穿林。趨小徑以迎旭宗。忽聞窟中有聲。因潛身而入。見後窟石門已啟。驚訝以爲官軍來襲。及面旭宗。心乃大慰。而旭宗此時之惡念。固爲包穆西千慮所不到也。包穆西入窟時。拔刀在手。至是復置於鞘。旭宗不答其言。蹶踏特甚。而地下之藥繩。沿燒至速。更五分鐘者。桶中藥發矣。旭宗勢成騎虎。突進刺包穆西之胸。包穆西猝不及防。立顛於地。不能發聲。旭宗乃越其身而去。狂奔至繫馬之處。攬轡超乘。疾馳數百

步外。聞大聲發於河畔。驚沙走石。地脈震盪。木葉紛飛如雨。少焉衆聲漸息。一時夜色蒼茫。唯殘月在天。證茲罪業。旭宗天良未泯。內翰寸衷。自念仇我者俱已喪身。坦蕩前途。似無障礙。然蒼蒼明鑒。詎能赦吾眚而許以自新。忽復轉念曰。歷來鼎革之際。爭王稱帝者。類皆誅鋤異己。波及無辜。攘竊神器。傳諸後嗣。諺云。冕旒寶位。經血染而後成。雖至羣怒沸騰。道路以目。而造物者初未嘗降罰其躬。則區區數十人之死。如我今日所爲者。復何足言。顧旭宗雖強自寬解。而內省有疚。心滋不寧。似此樹林幽翳之中。有無數神明。鞭撻其魂魄者。乃縱馬疾馳。已而東方漸明。朝霞絢爛於天際。旭宗在馬上取面具棄之。曰。劇盜之旭宗。自今日死。貴族之曹子。自今日生。午後三時。署婚約於階。加炎府中。過此以往。吾事畢矣。因取道於巴黎而去。當旭宗之刺包穆西也。倉卒之際。心驚手顫。刃不及胸。斜入脅骨。創痕甚深。流血如注。然包穆西未失知覺。瞪目直視。兩

手重按傷口。思旭宗仇我。於理無當。豈今夜與官軍接戰時。我或違命失機。有應得之罪乎。忽見藥繩之火。蜿蜒作勢。繩一端入木桶。包穆西乃悟旭宗所爲。蓋欲盡殲同輩之知其祕事者。不幸爲己所值。因刺之以防傳報。包穆西欲強起斷繩。則力憊不勝。且繩短將及藥。爲勢至殆。乃勉自支厲。蛇行緣階。而至外窟。盡力一呼。屋內諸人聞聲立至。包穆西指火曰。速奔避。藥爆發矣。言畢而暈。衆無暇詳詰。見餘繩僅盈握。各奮身而走。柏意安以老成稱者。亟抱包穆西出。且呼曰。速向西。循河流行。勿入林木深處。聞聲卽伏。衆如命。狂趨數百步。大聲一震。如天傾山坼。衆立顛。因俯伏以俟。大木巨石。盤旋空際。墜地地陷。落水水沸。隄岸崩頽。河流爲之壅塞。衆人所伏之地。木石橫飛。亦稍致微傷。旣脫於險。則相聚而議。不審此事之由來。柏意安曰。包穆西被刺。當與置藥謀害者有關。而昏暈未醒。無從探問。今當速離此地。昇包穆西就醫於近村。及其醒後。自能

述之。則疑團破矣。至旭宗期而不至。幾陷同黨於死地。則亦不能不責問之也。衆乃取道祭丁恩。中心懊喪。竟忘天色漸明。林外官軍。正窮追力索。販私之黨。中途杲遇二百餘名之伏兵。衆人手無寸鐵。精力亦疲。無可抵禦者。帖然受捕而已。

第二十九章

今吾書不能不回叙麥海秧事矣。讀者當憶麥海秧作男兒裝束。與旭宗並騎適野。偵者欲蹤跡其新居。幸經包穆西槍斃其馬。乃止其前行。旭宗引麥海秧至祝沙村。賃居一精潔之宅。宅有小園。窗前樹影參差。花畦交錯。女蘿籐蔓。綠陰滿牆。登樓一望。景物彌佳。衛海蹊之叢林。環列若城郭。是處蓋依林而結屋也。旭宗素諗麥海秧生性抗烈。能捐軀從其所歡。亦能致死報其所怨。若聞旭宗與階加炎魯意之關係。則行妬復仇。必敗其事。不若遷之於鄉僻之區。使其

隔絕城中消息。迨魯意婚禮告成。則木已成舟。雖修怨而無益於己。旭宗有以操縱之矣。然使麥海秧獨處經旬。必啟疑竇。旭宗故許其八日之中。必數數存問之。但旭宗日則周旋公爵之前。夜則發令鹽梟之所。其餘晷正復無多。適見衛海蹊叢林蒙密。人跡罕到。足爲誘敵鑿戰之場。乃置麥海秧於祝沙。名爲訪舊。實則詳度其地勢也。宅中爲室凡四。樓下爲廳事。爲食堂。樓上則麥海秧寢室。室中供具華美。石刻之象。陸離滿目。簾幕以綠絨爲之。緣以金線。麥海秧居之至適。思旭宗之愛己。俾終身有所依托。欣慰無似。夜來林中之戰。麥海秧頗聞其聲。初不著意。因叢木灌莽之區。爲寇盜逋逃之藪。固時有剽刼之事也。乃鍵戶而睡。次日黎明卽醒。日光尙未穿窗。麥海秧擁被倚牀。忽聞有扣其寢門者。顛聲問曰。主婦醒否。麥海秧以女傭之來。未嘗若是其早者。心乃大懼。答曰。爾進可也。有何事者。傭啓門入。變色言曰。有一貴族少年。衣服麗都。而遍體流

血昏絕於叢林之中。離我家約數百武。園丁柏實坦入村市食品。見之還報。我亦往觀。爲狀至慘。麥海秧色亦陡變。呼曰。爾何言耶。彼貴族少年傷乎。或斃命乎。乃一躍下牀。不及更衣結束而出。女傭園丁隨之。逕至少年委頓之所。麥海秧一見微歎。稍舒其氣。自言曰。幸哉。乃非彼也。然頗發惻隱之心。顧女傭曰。天乎。傷重至此。氣未絕耶。女傭以手按其胸曰。未也。心尙微動。麥海秧曰。柏實坦趨取籐榻。先舁此人至我家。再延醫治之。柏實坦奉命而去。須臾以榻至。麥海秧助兩僕置傷人於榻。舁至其家。以廳事爲病室。熾炭於爐。以祛寒氣。麥海秧注視少年。面白如蠟。額上傷痕。流血未已。身衣軍服。破碎不整。囊中露名刺數紙。上書勳位甲麥駝。而不列住址。麥海秧思此何人者。家在何處。今且以醫治之。迨醒後詳問其所居之地。遣人往報其親屬也。方甲麥駝之墜馬也。未入於水。馬具靈性。欲求自全。奮蹄振鬣。思力躍上岸。騰蹕之際。竟擲甲麥駝於數十

步外。墜於蘆葦中。昏暈者久。醒時舉目四顧。知身在灌莽之區。地無人蹤。卽委臥經旬。亦無知之者。乃匍匐蛇行。初猶勉強自支。而創重血多。旋復昏暈。醒而復前。如是者三。無意中得近祝沙。及天明困不復醒。竟遇援矣。麥海秧於醫士未到之前。先以剪去其外衣。取湯滌血。傷者受溫微醒。手足蠕動。臉上微紅。猶帶忿恨之氣。已而口鼻掀動。呼吸漸大。熱病已發。喃喃自語。曰苦旭宗汝爲萬惡之人。麥海秧聞次。震驚失度。面色忽白。逾於傷者。甲麥駝復呼曰。賊奴揭爾眞面。爲吾友復仇。餘語糲糊莫辨。麥海秧謂其僕曰。爾等且去。容我獨侍病人。兩僕頗駭而退。甲麥駝熱潮稍降。容色略舒。默不復語。麥海秧靜立榻前。目注甲麥駝。深望其賡續而言。如是者歷時甚久。甲麥駝忽曼聲言曰。魯意可憐。勿信滂石穀曹子。曹子非良士也。麥海秧微語曰。天乎。苦旭宗耶。滂石穀曹子耶。此人得毋盡知之乎。少頃。甲麥駝曰。已矣。婚約成矣。我不得確證也。可憐之魯

意。竟成曹子之婦乎。麥海秧聞至此。竟忘病人在室。失聲而號。幾暈於臥榻之側。蓋旭宗之僞飾曹子。麥海秧知之。欲娶魯意。麥海秧不知也。忽聞甲麥駝之言。麥海秧如受毒螫。中心痛楚。不可名狀。卽復自慰曰。否。旭宗必不給我。熱病者。譴語無倫。焉能爲憑。復思名字了了。不爲無因。乃更靜聽之。傷者熱又漸退。狀如沉睡。麥海秧斯時萬念起落。蓄疑莫釋。茹恨無窮。凡世間婦女見棄於男子所經之思想。無不盈涌而前來。極思推醒病人。直窮其事。復恐此舉礙傷者之體。或致殞命。不如忍此須臾。更徐探之。旋聞扣扉之聲。女傭在門外告曰。主婦醫來矣。麥海秧曰。進之。我心殊慰也。醫高年古貌。緩步入室。免冠置几上。鞠躬爲禮。麥海秧曰。願先生以術醒此病人。使其發聲而言。事急矣。先生勿遲延。我當有以厚酬也。醫曰。夫人勿憂。鄙人力所及者。靡不竭其能。但病人能卽發言與否。須先審其病勢如何。不敢預斷也。麥海秧曰。先生速審之。醫者行近榻。

次啓。衾俯首詳視。自言曰。額上創口甚廣。然非險象。彈乃斜向。不損天靈蓋。茲可異也。其餘皮膚略破數處耳。首部之外。尙有何傷。噫。左臂折矣。斷處乃在肱之中。無害也。顧麥海秧曰。夫人當忍待之。此人傷雖重。然自可救。我將乘其昏迷之際。先裹其創。請予我布縷少許。麥海秧諾而去。醫者更續驗之。曰。腿部又見一創矣。彈尙在內。防深入腠理也。因取革囊中器械。按之曰。幸未傷筋絡。乘其未醒。急取之。卽以鉗取彈。彈出。而甲麥駝呻。醫者視彈曰。鉛質。口徑頗大。形略扁。是當先穿他物。而後及人。其力已殺。故傷痕不深。取布裹創。復以帶嚴束左臂。曰。事畢矣。可小憩也。麥海秧蹀躞室中。聞醫者施術已畢。曰。先生令此人幾時醒。而發言答吾問耶。醫曰。君獨不能更待須臾。胡亟亟爲。傷者若靜攝數時。不受外擾。則病勢且大減。麥海秧曰。吾利害所繫。正在分陰。寧能待者。醫曰。傷者熱病非重。一藥可退。倘受七情之感。致損其神。則病勢正復難言。君其慎。

之。麥海秧不答。顧焦悚之象。頗爲醫士所覺。則出藥置甲麥駝鼻中。少選。甲麥駝張目四顧。醫曰。我且暫避。然勿令病人多言而傷氣也。甲麥駝驟見一美婦立於榻前。驚愕欲起。身負痛則復臥。乃陡憶昨宵戰局。及創傷之故。麥海秧曰。吾有言君能答我否。甲麥駝微語曰。能之。夫人爲誰。我身在何地也。麥海秧曰。我乃此宅主人。援君於路者也。甲麥駝曰。夫人憐我。敬謝盛德。麥海秧曰。是人應爲之事。何謝焉。當君昏迷之際。曾道二三名姓。其人與吾身至有關係。我今急欲詳聞之。君果識滂石穀曹子乎。曰。識之。曰。然則所謂婚禮者。茲事確乎。曹子果娶一女。郎名魯意者耶。曰。今日午後二時。署婚約。今夜成禮於神甫之前。卽趁車往柏東省度密月矣。麥海秧聞言大憤。筋絡暴漲。目眦盡裂。少焉咯血一口。氣乃略舒。自思彼欺我矣。情愛之感。乃不敵驕貴之身。舍貧女而附高門。以謀立身之地。其罪猶可恕也。至階加炎公爵乃販私之敵。且與我有殺父

之仇。旭宗曾許吾母及同黨。必致死於公爵。今乃背誓食言。聯爲姻婭。其罪誠難道矣。且誘我去巴黎。其種種詭詐行爲。尤足髮指。須知吾身非如世間弱質。見棄於所歡。祇知飲泣籲天。自嗟命薄。我有亡父之遺風。固女中之健者。安能吞聲忍氣。仙仙倪倪。以求苟活。卽投鼠碎器。亦所不恤矣。遂狂呼曰。復仇。復仇。……甲麥駝大駭。注目視麥海秧。忽憶及奧渠士坦宅中之人。及曹子之夜行。鐵繩之偵伺。因思此婦或能敗此婚事者。心乃大慰。麥海秧復問曰。君言婚約。署於午後二時耶。曰。然。曰。在階加炎之府乎。曰。是也。麥海秧匆匆欲出。甲麥駝呼曰。夫人容我一言。曰。君何欲者。曰。我悟夫人用意所在。然幸勿委我於此。可攜我同行。事乃有濟也。麥海秧沉吟未答。甲麥駝支牀而起。曰。我傷非要害。雖歷長途。萬不至變生中道。以累夫人。且誤大事。車中厚陳茵薦。吾必無苦。若獨居鄉僻。消息難通。則懊喪終朝。已足立增病勢。夫人其允我乎。麥海秧曰。且從

君言。醫士聞傷者將有遠行也。陳說利害種種以阻之。甲麥駝執意不迴。醫者乃重理其創。敷藥嚴裹。不令中途脫落。且授以車中飲劑。十分鐘後。車聲鱗鱗。戴甲麥駝與麥海秧向巴黎而去。

第三十章

是日階加炎府中。繡錯茵鋪。與萬花相輝映。舉先代所藏典重之器。皆陳列以壯觀瞻。重門疊戶。紀綱之僕。鵠侍而林立。賓客滿堂。旅進旅退。奧黎恩公爵及羅文總理爲證婚之人。一時朝貴。咸戾於是。蓋自國王太禮以外。婚嫁之典。未有若斯之盛也。旭宗御素絲之衣。衣上飾以明珠。雄姿奕奕。傾動四座。羣羨魯意。得此快婿。魯意則凝睇含笑。受衆客之賀。踧踖不寧。應接無暇。公爵念亡室之生平。申兩家之姻好。旣悲且喜。儀容藹然。午餐旣畢。公爵與亨利引客入禮堂。中央陳長方之案。被以文錦。上列花草。其四周設座無數。首座則略高於衆。

虛此以待攝政也。鐘報二時。公爵肅客入座。主位則新婚者爲首。公爵亨利次之。證婚人與黎恩公爵及羅文總理又次之。衆賓列坐。則以爵秩之等差以爲先後。另設小几南向。一律師及書記在焉。几上陳筆墨婚約及銅鈴等。書記鳴鈴。衆皆靜肅。律師起立。宣讀婚約。階加炎魯意粧奩之資。爲兩兆佛郎之金幣。約合華銀六十萬兩。外有柏東省古拔滕之第宅田產。及巴黎城中增浦街之屋。屋乃新營以居新婚夫婦者。其餘服飾玩好珠寶鑽石之類各若干。滂石穀曹子職居飛電艦艦長。有滂石穀之舊宮及其采邑。並浦朋第宅。爲曹子之父所自購。其金幣寶藏之得自西班牙敵艦者又若干。讀畢。坐客或相私語。羨兩家之門第及其財產。律師以筆奉旭宗曰。請勳位署名。旭宗執筆微笑。署名於約畢。就魯意鞠躬致敬。以筆授之。且低聲致其愛慕之誠。而申之以偕老之意。魯意受筆。忸怩不敢仰視。方下筆書名之半。聞衆客俱發驚異之聲。堂中大亂。回顧見一

少年美婦。面容慘白。瞪目直視。狂奔入室。狀如狂癩。一少年倚僮僕之肩。周身裹繫重重。血痕直透布上。睚陷唇縮。氣息僅屬。亨利越衆賓而出。迎此少年。呼曰。甲麥駝胡至是耶。傷君者誰。我當復仇。甲麥駝未答。而少年美婦。竟奮身奪路而卽魯意。取筆擲於地曰。爾勿署名。爾夫非滂石穀曹子。乃苦旭宗也。奸人肆惡。爾知之乎。魯意噉然而哭。仰仆於地。公爵趨而撫之。魯意已暈絕。女賓集視。傭婦舁之入寢室。旭宗忽見甲麥駝與麥海秧同來。知事敗矣。願不肯示弱於人。明知無可挽回。姑靜默以觀其變。則故作驚訝之容。與其偃蹇之態。甲麥駝聞麥海秧告魯意之言。心中如釋重負。自思我料事之明。非人所及。前此固疑曹子不類善士。然尙未敢決爲苦旭宗也。乃蹙蹙近旭宗曰。罪人聽之。昨夜爾設阱陷人。殺吾友關馬亞柏合海如三子。吾身亦幾不免。爾罪重矣。宜無可逃。旭宗神色自若。啓口微笑。亨利曰。爾不聞甲麥駝言乎。是非之際。曷自明之。

旭宗曰。吾弟欲我何言。似此狂妄之徒。釁起無端。直欲擾吾嘉禮。吾心實滋不悅。且彼等言語無倫。詎有半句一字。令人能解者。復何從置辯。此婦人者。我不知其爲誰何。若甲麥駝以一念之妬。乃至嗾使此婦。演一番奇劇。以亂衆人觀聽。則倒行逆施之爲。我深鄙其不知恥也。甲麥駝倚亨利之肩。已昏暈不復能答。麥海秧岸然向旭宗曰。爾不識我乎。噫。昧爾良知。乃至於是。以若前此率衆剽劫。所行雖不軌於正。猶不失磊磊落落男子。生當叔季。以武犯禁。誰能譏之。丈夫舉事。有罪固當自承。語云。疾風之下。勿爲草偃。寧爲木拔。偃而生何如拔而死也。苦旭宗乎。爾今狡飾到底。以避罪名。是乃鼠竊之徒。非我之所望於爾也。旭宗怒曰。我爲滂石穀曹子。何乃以我爲僞。爾強加我以苦旭宗之名。其證安在。麥海秧作鄙夷之狀曰。爾迫我爲之。我復何恤。今旣知受欺於爾。則過去之樂境消。將來之希望絕。吾心死矣。萬念俱空。更偷活於人世。有何生趣。不如

且復吾仇。卽乘朝貴盛集此間。宣爾罪狀。俾受鞠於大廷。我復何恤。乃向亨利作微語。亨利曰。誠如是。眞僞不難立判矣。因語其僕。僕奉命而去。麥海秧行近旭宗。緩聲言曰。自承其罪。勝於爲人所指證。君事敗矣。復何所冀。吾儕萬無苟全之地。我兩人之命。卽盡於今日。然從此恩怨同蠲。更無人能奪吾愛。不爲非幸事也。旭宗曰。諸君聽此婦之譟言。當知其癩矣。麥海秧瞪目曰。癩耶。爾眞不足齒之儉。請拭目俟之。旭宗之嚴斥麥海秧。弗逕承其罪者。非貪生畏死也。特以其崛健之性。不願受辱於廣衆之前。明知此戰不勝。斷不肯俯首就縛。必待勢窮力竭。而後從容赴死。且念同黨能知其隱事者。舍伯瑟外已盡殲於衛海蹊。更無人足證其僞飾曹子。而麥海秧突然來前。加以狂癩之名。則告發之詞。不足爲據。若甲麥駝更無足慮。彼旣不識旭宗之眞面。又有求娶不遂之前嫌。謂其挾妬構誣。衆且見信。萬一此戰不敗。尙有退守之餘地。徐圖再舉。以逞吾

心耳。旭宗正在籌度之際。忽見宅門大闢。兩行官兵。驅十數囚徒列於階下。則皆販私之副首領也。旭宗自言曰。天亡我矣。竟起死人以證吾罪。乃手握佩刀以俟之。蓋河畔小屋逃死之十六人。爲官軍所獲者。取道巴黎。適遇麥海秧之車。麥海秧卽用以證旭宗之罪。告亨利令引囚到此也。此時衆客集視。不知囚徒何自而來。亨利則指麥海秧與旭宗問衆囚曰。此婦人宣言於衆。謂此貴族少年。非滂石穀曹子。乃爾等之首領。苦旭宗。爾等果識之乎。甫洽在前。抗聲言曰。否。吾曹不識之。此非吾黨首領。苦旭宗也。衆囚亦皆曰。是非苦旭宗也。麥海秧大駭。衆賓語聲喧雜。論議不一。旭宗羞愧無地。俯首至臆。自思彼數子者。誠忠勇弗撓之士。不復背誓食言。若我叢惡之人。萬死乃不足蔽辜矣。亨利面麥海秧曰。爾乃僞言誣人。當置諸法。麥海秧曰。否。吾言非僞。亨利曰。然則。句忽聞囚中一人出至微之聲。曰。諸君聽之。衆人望見發言者。身負重傷。兩兵挾之。蓋

包穆西也。亨利乃命就坐。包穆西曰。吾曹之入黨也。曾立誓曰。若有人被獲於官。卽受酷刑。不得供及同輩。違誓者與衆棄之。諸君今日克踐誓言。宜爲鄙人所取法。然吾曹尙有誓曰。誰爲賣友害羣者。殺無赦。我今正告於衆曰。旭宗者。犯吾黨賣友害羣之律。吾胸之傷。旭宗刺之。地窟之藥。旭宗置之。吾黨之中。十有九人。曾目擊評低海之事。旭宗思盡殲之以滅口。正引繩向火之際。吾猝遇之。防吾傳報。遂出刃以傷吾身。彼旣不遵受職之誓言。則吾儕不能曲諱其罪。我今於衆目睽睽之地。證其爲萬惡之徒。旭宗而非滂石穀曹子也。販私者大譁。怒目交詈。兵士止之。亨利問曰。旭宗焉能僞飾曹子。曹子今安在也。包穆西乃簡舉評低海行刼之事。以告亨利。亨利呼曰。似此巨愆。罪不容誅。旭宗容色不動。挺胸而前。如雄獅受創且斃。猶昂首振鬣。以奮其未盡之神威。乃抗聲曰。容我一言。今已證明我非曹子。諸君可任意凌躪吾身。無所顧恤。雖然。我不

過一販私之黨耳。乃能玩諸君於股掌之上。苟非天之亡我。我且與諸君迴翔皇路。並駕齊驅。須知磊落奇才。不盡出於高門世胄。吾儕小人。困於威力之下。無以自伸。曾螻蟻之不若。我思以身嘗試。建平地之樓臺。爲下民吐氣。特以未循正軌。攀險而顛。遂有今日。嗟乎。百年世事。正類奕棋。此局旣負。我且償之矣。遂引刀再刺其胸。立委於地。以手指麥海秧曰。爾來前。我不罪爾也。麥海秧狂奔而就旭宗。呼曰。我殺爾矣。然我不獨生也。乃奪刀絕脰。且微言曰。旭宗吾愛。吾亦赦爾矣。以手擁旭宗。兩人相視而絕。葛尼雅各聞其女之死也。大慟而狂。恨階加炎公爵滋甚。欲爲父女二人復仇。經月徘徊於階加炎第宅之前。一夜乘僕役不備。潛蹤入內。隱於馬廐。更漏將闌。羣動盡息。葛尼撬聽事之扉。出火焚其簾幕。延及樓居。公爵與魯意寢室。適臨其上。少焉烈焰飛騰。衆人相驚而醒。公爵及魯意越樓窗乘梯而下。馳救者臨事敏捷。幸不傷人。而宅已盡燬。方

欲追索放火之人。葛尼大呼曰。我爲亡夫及吾女復仇。今事畢矣。因自投於火。魯意疊遭事變。重病經年。賴良醫之藥餌。公爵之將護。始漸痊可。甲麥駝時來存問。慰藉備至。女乃漸忘前事。曹子死後之三年。始允甲麥駝成婚之請。一日。甲麥駝語魯意曰。當日曹子之被禍。蕩白立公爵實尸其咎。蓋蕩白立不誘安朋。則世無旭宗。及旣生旭宗之後。蕩白立若撫爲己子。則旭宗今日。方置身於朝列。何至淪爲寇盜之流。我昨過奧德兪墳園。見安朋之墓在焉。而旭宗與麥海秧則藁葬於義塚間。不若盡遷於蕩白立祖塋之側。立石以紀之。使其父子夫婦相聚於九京。亦可以平其夙憾。且爲貴族之侵凌平民者。作千秋龜鑑也。魯意以謂然乎。魯意曰善。

冰蘖餘生記終

跋

余譯此書既竟。因歎法國當十八世紀之初。其上有恣睢暴慢與民爭利之權貴。其下遂有椎埋剽掠結黨橫行之盜賊。戾氣所感。殊途而趨。法律所不能制。道德所不能維。及其至也。身敗而名裂。爲當世僂笑。二者之獲禍。皆適如其分焉。嗚呼。是足以戒矣。書中寫旭宗稔惡之迹。如陰霾四合。而天日皆愁慘之色。人類之育於世界。亦何樂其有此。雖然。旭宗之性。豈異乎人。惟其童稚之年。不得長養於家庭。而培育其善根。箠楚荼毒之下。煩冤痛苦之中。其性之存焉者寡。經世途之摧折。而遷流遂不知所底。是蓋旭宗之不幸也。故所貴乎家庭教育者。啓兒童嚮善之心。而消其拂戾之氣。人人之根本立。則社會之蠹賊去。而好勇鬪狠之風。亦可以少戢矣。作書者其有深意乎。

民國四年十月十日譯者識